

婺源汪先生文集

利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

海屋添籌圖祝壽序

昔三老人問年其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今滿十屋矣  
 蓋極言其閱世之久也後人率援此以祝壽然未有圖之者余  
 友歛西棠樾鮑君汝高今年五月十八日春秋躋五十其婿向  
 杲吳時尚氏繪海屋添籌之圖以祝之而請余為之文君為人  
 有必壽理時尚佳士可謂善於致祝矣余奚靳君故宦族迨其  
 祖德翁早世賴祖母程守節以勤儉立家父玄武翁母林俱有  
 令德稱于鄉君生而敦龐長而仁厚梗直讀書好禮世篤隱志  
 以孝事親以友悌處兄弟群從以和睦謙恭遇鄉族姻黨年甫  
 十八...





畏避者獨守至岸市棺殯殮必躬竟無恙人以為難既而南楚  
越北淮汴近乃久于吳中涉歷既廣經營亦鉅一以至誠未始  
欺人以售偽未始左右望以罔利亦未始出入茶樓酒肆以縱  
情至於朋儕飲會聞有歌者亦不赴獨遇縉紳士大夫則傾倒  
相往還款款不倦士大夫亦雅敬之仁者壽孔子至論養心莫  
善於寡欲孟子明訓也君今及艾而操存有合於聖賢之教如  
此他日曰耆曰老曰耄耄曰期頤可以愈躋而愈健海屋之簞  
可以屢添而屢滿矣矧君內助汪素賢淑早艱于嗣力勸君置  
側室立子倬年今十有二俊偉不凡斯壽也伉儷同下斯圖也  
斯文也伉儷同徵將來福履之崇寧有窮也余僅長君三歲  
或身親見之弘治乙丑月日序

新安別意詩序

陳睢陽鉅姓也有碩彥曰性之號澹軒曰聘之號訥齋二公者  
生同祖學同師且同經先後同領薦于鄉澹軒倅吾新安四載  
于茲矣廉不近名和不徇物明而決介而通六邑之人愛戴如  
一觀風之使剡薦之考三載績天官卿奏其最  
馳封進秩之榮期在旦夕去年訥齋倅寧國清才雅操勃勃動  
人與澹軒相頡頏蓋新安寧國皆畿輔雄郡疆場相隣故風聲  
亦相及也今春澹軒還自考功道寧國一叙一別伯仲之繼繼  
士民之仰慕不言可知矣未幾訥齋承臺檄鞫事來新安見之  
者罔不嗶啣稱曰此真吾澹軒公之貴介也秉姿之雄偉聽詞  
之明慎用意之端慤視吾澹軒公何其不少異邪他日崇階懋  
績更超並進安可量也鄙僕廣右榕溪何公子故暨別駕關西  
賈公伯玉節推山東劉公寄道交相敬重留連款曲不啻同寅



同氣之厚者於其行也作詩以餞而澹軒之情尤難爲舜民適  
隨銓牒南還屢厠席末澹軒目繪新安別意之圖列次諸作虛  
其上俾舜民爲之序惟睢陽中州古郡志稱人稟中和之氣重  
厚多君子陳氏有二公可謂盛矣矧在席諸公皆一世髦士德  
星聚散豈率然者哉新安山水一時感召亦良幸也昔蘇頲濱  
令績溪東坡歸自海南過視其弟士民艤渡相近因改其渡曰  
來蘇至今以爲美談績溪新安屬邑也山茲以往公家伯仲其  
不爲新安添一盛事乎回路贈處乃朋友之義若澹軒之別訥  
齋固有不在夫詩之作者然而風雨對床之句其來尚矣覽者  
當自得之弘治乙丑端陽日序

新安毓秀詩序

弘治壬戌冬十有一月十有一日郡司訓閩中車君則周誕子

于學宮之廟舍神嘗精爽特異常是日也適郡守金城彭公  
濟物移奎光樓于其解舍之前奇瑞之協有不奇然而然者既  
三月因命之名曰應奎昔趙岐生於御史臺字曰臺卿不過因  
其所寓而已未有奇瑞若應奎之名者名之宜矣於是郡文學  
縉紳士多賦新安毓秀之詩以相慶慶之亦宜矣君又艱于嗣  
未吾新安且有年服其水土起居言語衣服飲食莫不習而安  
之吾新安素稱大好山水秀之毓于應奎者豈一朝一夕之偶  
然哉否則樓之移彭公本為一郡攬山水之秀而應奎何以  
獨當其瑞且不先不後而有生何以適當其日也明年四月余  
以雲南按察副使宅憂服闋赴銓曹上舍鄭君時清哀其詩為  
一卷置余舟中俾為之序客程僕僕比改東臬奉  
璽書賑濟淮揚徐諸郡值時難為案牘益勞其卷不暇展今年



遷閩臬隨牒過郡君就解舍飲余酒且執治屬禮呼應奎出拜  
真堂堂有食牛氣遠到之福蓋未可量又聞其初生月餘每啼  
以字紙示之則止今雖未入小學而常好玩弄書字應奎之名  
誠有以稱其情者蓋璧為文章之府奎十六星天之武庫其屬  
星南與璧多相參其色黃光則文昌武偃故寶望之推步五星  
聚奎為天下太平之象良有以也諸縉紳之詩豈虛羨哉余叨  
長聞憲凡民間子弟之秀皆當作養而造就之矧君之先翁方  
伯先生自第進士敷歷中外以清白聞君事父事繼母遇弱弟  
以孝友聞及居教職以模範聞而應奎之秀承此世羨非凡民  
之比者矧其秀又出吾新安余雖不能文於斯序也奚靳敬書  
于冊以復于鄭君云弘治乙丑七月朔序

王母蟠桃慶壽圖詩序

昔歐陽文忠謂蔡端明母盧夫人克備五福而無缺故當時凡  
爲人子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  
不知其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若今吳母汪孺人者  
其亦可謂厚而備者與孺人出歛西潛川鉅族爲同邑南溪景  
星公配初在室有閨秀之譽既歸事舅姑以孝敬聞御下慈幼  
處族姻卹貧乏咸當其分尤以勤儉起家故殷富之盛甲于其  
鄉鄉人咸曰此孺人內助之功也二子俱克幹父蠱而長曰廷  
璽尤讀書能詩有聲江湖爲縉紳士所重二孫亦秀異孺人以  
歲八月二日屆春秋八十誕辰汪君元龍於孺人爲從姪且妻  
禽廷璽之女乃作王母蟠桃慶壽圖以爲孺人賀既得士林爲  
之詩適予遷閩臬隨銓牒過家以序見屬予聞仙傳謂道炁無  
爲自然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配西方母養群品是謂王



母女子得道者其名隸焉張華博物志言王母獻桃七枚遺武帝五自食其二且謂是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後世緣此往往以是祝女婦之壽神仙之說固不必溺然而祝壽之意不可不謂善也若孺人者慈淑貞懿而母儀婦道真足以楷範鄉里其德之厚何如壽富康寧子孫俱賢其筭之茂閱歷八十而未艾其福之備又何如遠近流聞鄉曲歆豔亦如盧夫人之在當時矣初度之旦佳兒佳婿延賓稱觴海陸之珍莫不畢具奚讓夫瑶池之宴青鳥之集與夫蟠桃之獻也哉潜川之汪與予同出唐越公而元龍又相知非一日故敢書此以弁群玉之首

### 蓉峯居士詩序

鄉先正晦菴朱夫子嘗以紫陽名其堂室後世遂有紫陽夫子

之稱論者以爲合山與人而尊稱之也若蓉峯居士者其稱雖相似其實則不同矣吾新安素號大好山水紫陽則郡城之南山去夫子之居遠而夫子且生于閩特因其父常齋不忘故鄉而名之蓉峯則吾大畷之西山居士實生其麓所謂維岳降神者也其稱也不亦宜哉蓉峯視紫陽高數千仞居士去夫子幾五百年鍾蓉峯之秀而學夫子之道故蓉峯居士之號不惟自稱而人亦稱之其少也端重穎敏十歲始就外傳勤勉異凡兒十五六卽有論著十八褻然爲人師旣而有用世志二十八始治易業舉子遠遊今故三衢吾教授景端古歛莊訓導志明二先生之門三十二是爲成化丁酉以儒士應南畿鄉試不利復從會稽今致仕董太守德初先生遊三十四入邑庠爲博士弟子補廩膳生學益進行益篤譽益彰詩文益富兼覽孫吳兵法



每臺試輒在優等從之遊者日益衆若鄉進士同邑潘衡卽墨  
藍田俱高第弟子而居士乃七舉于鄉皆不利命也性至孝因  
父諱終身不食牛又嘗因父疾剉股和藥以進母葬遇淫雨輒  
廬墓傍敬二兄愛二弟無失禮此其立身之大者春秋今六十  
矣嘗喟然曰吾志雖不怠然不能爲蓉峯出色而蓉峯之秀則  
自若也居士之稱吾奚愧於是其婿鏡川程君瑜思無以爲初  
度慶遍謁諸縉紳之詩以頌之而請予爲之序予惟紫陽不過  
尋常一山耳得夫子而名遂顯于天下後世蓉峯一紫陽也居  
士有學有行不違乎夫子之教如此矧耳目之聰明未衰進爲  
之精力尚銳大器晚成可數日待蓉峯而得居士其將不猶紫  
陽之得夫子乎諸縉紳之吟咏各有佳句予多蓉峯之炳乎其  
靈而宣乎其氣欲居士之舍乎其小而進乎其大故援紫陽夫

子爲之標準不識居士以爲何如居士名汝榮字君錫予之族  
祖也其詳見子弟生民所爲傳云

### 重刊玉機微義序

提督福建市舶中貴曹郡劉公弘濟重刊劉宗厚所著玉機微  
義書成方伯古絳陶公廷信嘉禾常公汝仁實有以相之謂舜  
民當紀其繇惟鑿書以內經爲至嗣後名家著書不一至  
國初徐彥純鑿學折衷而診證方例始備然門類尚有缺者此  
是書所以作也內經謂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  
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此是書所以名也刊本在陝右傳之四  
方非仕路及通都大邑有力者不得八閩又僻處東南且濱炎  
海人之氣候不齊誠得一覽或收起死之功此是書所以重刊  
也夫鑿仁術是書專主內經所載尤切要明白著於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之後刊於我

英宗皇帝熙隆治道之餘今又重刊於我

皇上居正改元之初其所以裨

聖化而躋斯世於仁壽之域者不為無小補矣劉公文雅仁厚

入侍迨今四十餘年濟人利物恒汲汲如不及即此一事其用

心可見陶常二公俱人傑穹階殊績可數日而至其可見者又

不在此也學鑿君子當自知之正德丙寅上元日序

三錫詩序

鎮守福建太監鄧公彥高引年乞致政適

皇上踐祚之初優詔勉留特有清謹老成素有善譽八字之褒

朝野翕然莫不以

皇上知人為盛以公受知為榮以閩土得公保釐為幸易之師

所謂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見於今日矣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朴而敏廉而靜忠而勤嚴而恕料敵慕張良以上治兵慕諸葛

亮以上力政慕陶侃以上至於論文慕先秦兩漢以上崇冠冕

之風絕貂璫之習動以古道自律而未始一毫少縱者公之性

然也矧自髫年入侍氣節已岌然不可及既而受秩事事不苟

皆有可法者比督理饒州密塲清譽益著由是擢鎮江西以迄

于今位日尊心日下年日高守日堅勳望日隆德之在人日久

簡在帝心也日深每奉

詔處分大財賦鞫大獄訟平大寇盜報上輒稱

旨璽書袞服之獎勞也日有加而無已師貞丈人之吉公誠足

以當之其得此也宜夫中官之制本於周禮今之人姑置勿論



在昔若張承業者可謂偉矣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爲後法者其  
他若寺人披之君命無二史游之勤心納忠良賀之清儉退厚  
呂強之清忠奉公劉貞亮之忠強識義理馬存亮之功高一時  
嚴遵美之退隱壽考其賢可稱如公者不數人然當時世主或  
置之散地而不能究其用或雖用之而不能深知其賢爲可用  
甚或間於群小而不能保其終焉其視遭際  
寵用而又深知其賢如今日

皇上之於公者古今僅一見爾將萬邦是懷豈獨八閩之幸哉  
三司群僚各用八字爲韻成詩八首以頌舜民自江西來荷公  
教愛尤至者謹輯其詩爲一冊而隸三錫二字于其前蓋非師  
之丈人不足以擬公之賢也公之先本青齊世家今爲慶遠宦  
族云正德丙寅春二月之吉某序

薇省迎養慶壽圖詩序

弘治乙丑春二月二十有一日福建右布政使嘉禾常公麟母  
馬太宜人八十誕晨也公繪圖徵文寄其仲鄉進士龍俾奉以  
侑觴而望雲之情旦夕弗已其冬千里戒舟迎就祿養未及城  
一舍公親導板輿以入太宜人珠翟峨然精神雅健公錦衣犀  
帶左右祇承士民觀者夾道罔不咨嗟嘆羨以爲榮舜民偕諸  
僚友詣邸第問候觀其圖惜補一律以繼群玉明年誕晨三司  
僚友各捧觴幣拜堂下太宜人雍容抑讓成禮而退公設宴張  
樂以樂賓太宜人傳命勸飲簷外雙松亭亭脩竹交翠風日和  
而花卉茂景與人稱衆賓樂其潘士安所謂壽觴舉慈顏和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者公有之矣酒正酣有累觴于公者曰孰不  
有母又孰不欲其母之壽且榮也太宜人兩階



封號今益康寧人子之願遂矣公當飲此宋羅長康守零陵作  
戲綵堂公退養其親人至今稱之公方岳極品非守郡比堂亦  
邃嚴不必作而孝心則一可謂景行先哲矣公之先唐尚書左  
僕三家爲福建觀察使教閩人始知進學閩人祀之學宮公今  
躬行孝道以率閩人可謂克繩祖武者矣公當再飲此舜民復  
推其本而祝之曰嘗聞之莊靜堅定遇事變不輕動而得坤道  
之正者此宜人所以壽也山川孕秀太宜人偕公尊甫贈兵部  
員外郎竹軒先生積慶深厚此公伯仲今日所以貴也昔張文  
定爲相母晉國太夫人八十餘宋太宗手詔褒其福壽之多今  
而後太宜人將躋耄而期公才行兼粹出流輩遠甚將陟內臺  
進六卿都三公祿養日盛老吾老以及閩人之老又以及天下  
之老使德業與文定相埒則

恩賜之榮亦與晉國相侔矣於是衆各酬酢一巨觴又各賦一  
詩而罷既數日左布政使古絳陶公廷信重爲之圖錄其詩于  
下而俾舜民述其梗槩如右云正德丙寅春三月朔旦序

送左方伯陶公更任山東序

福建左方伯絳州陶公廷信初發山西解爲多士第一登進士  
第主刑部事遷副郎看詳十三司斷案爲部屬第一旣而擢陝  
西憲僉憲副及福建憲使巡撫臺使交薦之爲方面第一弘  
治甲子遷浙江右方伯乙丑遷今官人不以爲速而言路疏天  
下方面府正之賢者薦于

朝公又第一項者諸巡撫大臣缺銓曹四以公舉皆未遇居無  
何更調山東之

命遂下山東密邇京圻非萬里福建比公捧牒欣然促裝將行



陸人諱曰公方福我使遷秩而去孰敢議地有遠近民一也顧  
敘此以厚彼何邪其秀而有文者解之曰公名士簡在

帝心久矣是行蓋大用之基也昔蕭望之自平原徵為少府宣  
帝察其材任宰相欲詳試之復以為左馬翊公今日是已早晚  
位卿輔展所蘊以康濟天下豈閩人獨受其福也哉公聞之笑  
而不答舜民則曰此亦公論也但未識公之心爾公學博而邃  
器宏而達守靜而廉政簡而肅平居不求赫赫其名而方寸中  
自有一定之見雖遇事變不少渝誠所謂第一流人物也惟知  
奉公守正而已其於運速也奚較若望之者聞馮翊之命則移  
病聞試之一言則視事公豈有是哉矧今西北邊多事關中大  
侵軍餉之供億其勢必及山東而山東亦災旱之餘蒞之貴得  
其人

聖天子用公之意未必不以此公宜勛之成化初有自儀曹出  
為陝西少叅以厚德稱者公之先大夫也弘治初有自戶曹出  
為長蘆轉運使以才識稱者公之伯氏也暨公俱以科甲出身  
而公勲名益駸駸向盛且有令子雅亦國器他日所成未可量  
絳居兩河間風氣完聚自晉以來人才不乏若公家者又為名  
門第一矣關西楊氏四世太尉七世有名德本於清白所傳公  
尤宜勛之三司僚友難於為別右方伯嘉禾常公汝仁方奉  
命代公視篆謂顏回李路之別以贈處相期郭汾陽李臨淮之  
別以忠義相勉祖餞之際不可無言也舜民因書此以觀其後  
正德丙寅夏四月朔後二日序

賀方伯常公榮遷序

嘉禾常公汝仁為福建右布政使時迎其母馬太宜人就養二



司僚友需予文以為壽居無何今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絳陶公拜信以福建左布政使改山東

詔擢公代之闈人安公德政不勞借寇之請而大遂所望太宜人安享高堂不勞板輿東西而坐見顯榮豈惟人慶公哉公亦

自慶也陶公未行復率群僚需文以賀夫忠與孝人道之大者忠臣孝子之心無窮能得手天以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

非人所能必也公竭力為子而有此壽毋盡心為臣而荷此寵恩所以得手天者可謂厚矣始公以成化辛丑進士起家授

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部凡十有三年邊務叢脞公一以勤謹和緩應之故事事有序而不擾暇則栽植花木卷舒經史

以適性情兵柄所在人或有饋遺者未嘗啓封從容謝而却之不記其姓名亦不矜之于人今大宰鈞陽馬公特為大司馬

知公卿輔之器也每薦之吏部亟欲大用而公竟淡然不少動念以是益為時論所歸既而擢河南右叅政奉

璽書撫民公益自卓立抑強暴扶善良無所顧忌民用安之甫五載有福建之擢及今未二載遂衰然獨當一面之寄蓋天下

公舉與公之所以得手天者然也是誠不可以不賀予昔忝公同朝茲辱與處者餘半載每見公端整白如不輕言笑舉動

而方寸中確有一定之見隨感而發亦未始不得其宜至於奉上接下行已蓋政莫不皆尔是公之學有得於靜者獨多庶幾

以道養心者也能忠能孝率本乎此豈尋常所可及哉昔嚴延年之治動而卒以敗黃次公之治靜而卒以相此靜與不靜得

天與不得天之明驗也如公者但守之有恒將來之業遠到之福又豈尋常所可及哉左布政使外官之高品內補之近階也



姑書此以爲他日賀正德丙寅端陽日序

送廣東右布政使劉公序

安成雪崖劉公子賢以福建左叅政遷廣東右布政使戒行有日三司僚友故事有贈言左布政使嘉禾常公汝仁謂舜民知公頗久不宜自默惟安成人才淵藪如公者可謂安成之全才矣天之生才不一其見用於世也亦不一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守潁川咸稱神明而爲相則聲名損於治郡求其體備而用周無所處而不可者豈易得哉舜民少慕安成春秋之學聞其先大夫秋官公所得尤遠弗獲及其門比公舉于鄉舜民方備員行人亦弗獲一見以叩其家傳之懿然其穎異俊偉淹貫博洽之譽蓋已填吾耳而厭吾心矣旣而公第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舜民以御史謫滇南起爲江

西僉事始獲一會以償夙願誠心直道洞見表裏正言讜論悚息左右非胸中有本者不能也及公歷遷吏禮刑三科左右都給事中舜民在外今日聞公論儒先祀典選將出師者幾事論儲蓄爲糧造解軍器者幾事論時政得失當革當行者幾事明日聞公奏免重刑幾人奏釋

詔獄者幾人奏權貴貪暴不法者幾人又聞公伏

闕運疏以寢成事者一面奏取

旨以止大辟者二凡此皆言官能事天下之人莫不引領翹首以仰風裁弘治辛酉冬拜福建之

命四載于茲矣每行部所至孳孳以宣

聖化恤民隱爲事慮奸吏之罔下也凡造籍冊編徭役定稅則免逋租必歷歷榜示俾其詐無所售嘗提調鄉試裁省冗費又



嘗督軍征白水洞寇擒元兇散脅從患平而人不擾故巡按御史饒公上疏有紀律嚴明謀畫精深之稱至於會審獄囚枉者正之誣者信之固不當其情凡輿從至止父老必爭謁致謝懇焉舜民來與公再晤者餘半載蓋身親見之朱子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公兩得之矣謂非安成之全才可乎昔人有言官怠於宦成又言盛名之下難居今閩廣接壤而布政尊官與叅政不侔禮上之日廣人將曰是非遺直在六科者邪是非遺愛在八閩者邪吾屬將有所賴矣若爾公安得不惕然思悚然懼求所以濟之之道哉以公全才他日陟臺省位台輔無不宜者舜民不惟知公且有同其雅故竊取韓昌黎之義不以頌而以規云正德丙寅五月初二日序

送叅將張君之任序

國之大事在戎而將者三軍之命也

國家承平日久安不忘危凡天下重鎮雄邊皆設總兵統領之而於其要害近地又設副叅以分守焉惟清浪等處設叅將獨當一面之寄且協守貴州其任尤重邇者員缺大司馬以福建都指揮僉事張君世英薦

命既下朝野僉謂得人蓋君之先爲三河故家世繇武功累擢金吾右衛指揮使至君又以功自奮武而能文剛而能和善謀而能斷御士卒嚴而能容且能推恩以得衆情而尤長於料敵可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矣其在福建也手握兵符凡十餘載戎機整肅僚屬歸心濱海頑民時有小警鎮巡重臣便宜發兵以平定之中間籌畫調遣君之力居多故觀風之使特有薦剡今而膺此重任豈非駕輕車就熟路邪雖然清浪右控荆蠻左



接都勻誠雲貴川廣之衿喉也予昔以御史遠謫蒙化後又起副滇臬嘗兩過其地谿山之險夷情之詐更戍之卒之勞馭得其道則上下相安內外無虞否則其害立見孫武子論將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君知之非今日矣但率由是道不自滿倣進而總兵又進而封侯大拜無難致者何清浪之足慮何叅將協守之足榮哉昔田單有功於齊旣而攻狄使非魯仲連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戒其成蓋未可知也予非魯仲連而君實出田單之右因三司僚友以贈言見屬姑書此爲他日刮目之徵云正德丙寅五月望序

送鎮守福建鄧公還京序

內相鄧公自江右移鎮福建十載矣所以保釐乎福建者無有不盡其心凡福建之人與物以至山川鳥獸草木亦無有不沐其保釐之庥者今秋

朝廷有取回別用之命公即欣然促裝行且上疏乞閒福建之人爭欲請留以有

成命而代公者又將至乃中止有爲不平之鳴者曰福建負山憑海時有小警公清德重望久播天下

皇上即位之初宜用老成以靖邊方不宜奪之使去若置之腹心密勿之地固天下之共幸或用非所用則吾民失望矣又有和之者曰公耆德舊臣當竭力從事以終厥職昔嘗屢乞致政亦既荷

先帝及

皇上之知褒諭再三而不允矣今奉

命不當復有乞閒之請若如所願則吾民市失望矣臨發數日



無老無少填門委巷莫不吁嗟涕泣若將別其親戚者公初自提督饒州窯場擢鎮江西饒亦屬郡也饒人尚不能舍及其去江西江西之人遮留之不可得願之有司疏九十餘上雖終不可得留猶懷慕不已今去福建人心戀戀與江西何異夫古循吏之去任其民不忍往往有一年之借去後之思以其職親民也公今為貴臣而乃得乎人心如此其故何哉亦惟劄方之行仁厚之心廉潔之操憂勤之念上不忘

國恩而上有所賴下不忘民事而下無所擾戰戰兢兢未始一日或怠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篤者是已此其德之感人所以深也彼前二說者未必不出乎人心之公論然公今日德已建名已立至於富貴權勢直視為浮雲芻狗耳初何容心於去留也哉用則

朝廷之福天下之福聞則公身之福而已其如

朝廷何其如天下何公必有灼見於是矣

命下之日等其輕重而處之可也三司僚屬感公之德尤有其於福建之人者因繪圖賦詩以為行贈舜民為之引其端云正德丙寅中秋日

### 送許黃門使安南詩序

安南國嗣王乞封

詔遣使者以工科左給事中三山許君啓秉為之介錫之襲衣金帶以行君母太孺人在堂順道歸省鄉邦榮之未幾星輅載發福建三司諸君子各賦詩為贈而退余為之序竊惟君天下士也弘治癸丑君登第改翰林庶吉士余始聞君名比君為吏科給事中歷遷前秩邸報傳君疏上無虛月皆關時大政翩翩



仁義之談發于丹烟上以感動  
孝宗皇帝之聽多見諸行兩沐

恩旨有深切時弊切中時弊之褒下以肅百僚慰海內蒼生重  
望此君之立言庶幾矣君嘗兩奉

璽書契勘京邊將佐失機及二十四御馬房積弊處分俱稱

旨而馬房芻料歲省銀計三十餘萬兩比

孝宗皇帝大行山陵議未定君抗疏極言

今上卽以屬君偕內外重臣携術者相視果得吉地沐銀錡綵  
幣之

賜此君之立功庶幾矣余自去秋來福建又聞君平昔居家極  
孝友處鄉曲極謙厚自入仕路每寓書諸弟必拳拳以驕恣是  
戒以積善行義是望此君之立德庶幾矣君爲人如此而學問

該博尤長於詩安南之行豈不填夷情而重

國體也邪夫安南古南交之地自秦漢本全內屬我

太祖高皇帝因陳氏率先歸附始賜國王印至我

太宗文皇帝時黎氏弑逆則討而俘之又求立陳氏不得而郡

邑其地設三司以統之此莫大之威也我

宣宗章皇帝時黎氏攻沒郡邑始則因其悔禍聽命而復立陳

氏以示興滅繼絕之仁繼則因其篡位謝罪而姑與之以全一

方生靈之命此莫大之德也黎氏一門安享爵土八十餘年

在我

列聖天覆地載之中日照月臨之下使命之至又豈不思感激

而忘敬畏也邪君益宣布

朝廷威德崇大節畧細故辭受進退不愆于度使遠夷知中國



有人而永消變詐之念使

聖天子知守在四夷而永無南顧之憂則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又莫大於此矣况君春秋方盛他日所成猶有未可量者乎諸君子詩意亦未必不如此君其懋之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日

松桂圖詩序

昔楊次公繪老子出關圖壽錢穆公其用意也可謂善矣後世效之繪圖慶壽者衆吾徽之人好丹青華艷往往取名八仙慶壽及王母蟠桃之類雖足美觀儒者或不尚焉歛信行方君玄育今年七月壽躋六十其婿上里殷君學臯繪松桂圖以慶乃叔上舍君時尚馳書告予曰方君孝友人也好交游士大夫積而能施名重鄉里晚得一子允穎秀不凡吾姪立圖之意松以壽其父而桂以期其子也幸文以掄揚之余惟松之爲松堅

自歲寒後凋祝人之壽者擬之故天保之章有取焉桂之爲桂蟾窟天香風霜獨秀稱人之子者擬之故燕山之寶得名焉人誰無婦翁人誰不慶其壽也冷殷君之圖脫去俗好語父以及子其用意不亦善乎人生百歲爲期六十曰下壽寔壽之始也方君之受慶不爲過矣然壽必本於德使老而無聞則樛櫟之壽何所用哉方君益修其德由此而躋中壽上壽以同天陵偃蓋之松益訓其子由此而駸駸成立以追桂林一枝之美則偉矣不然亦何貴於斯圖也邪祝頌者翁婿之情規勉者朋友之義也諸君子之詩或以頌或以規莫不各極其妙方君其勗之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吉

彭郡守生祠遺愛堂詩序

金城幸菴彭先生濟物守新安幾三載喪二親奉柩去幾五載



今又改真定矣新安士民思之日深一日於是合志籲于郡請  
生祠先生遺愛堂今守廣右何公子敬避之乃以是月鑿作先  
生生主立堂中禮奠畢郡內無老稚男婦聞之皆喜躍有文者  
競爲詩歌以頌歲貢吳生邦珣裒爲一卷適舜民過郡屬序之  
夫遺愛堂者卽郡庠朱文公祠東廡以祀郡之名宦歲遇文公  
忌日分獻致敬者也禮義相先之地大賢祭享之所非真有遺  
愛者不得入士民於先生豈率然有此舉哉蓋先生器淵茂而  
才確達學該博而行端純忠勤孝友之譽久播中外其爲郡也  
嚴于責吏而厚于愛民刑于豪猾而惠于良善重綱常獎節義  
嘗毀淫祠葺漁梁築良塲崇旌善亭厚養濟院新先刺史墓廟  
表正郡守生祠又嘗修志書以續百年墜典其於學校尤加意  
意創號舍給燈油於貧而嗜學者月加米五斗行之六邑莫不

皆然其費一取之傳繡之人故民不知擾其他善政尤不可縷  
數憂去之日凡賙賻饋悉不受士民憂其憂挽舟悲號欲留  
之不可得而其遺愛之在士民也深矣安得不思而生祠之也  
哉古之君子若卓魯遺愛在一邑者也若龔黃遺愛在一郡者  
也若子產遺愛在一國者也若房杜遺愛在天下者也若伊傅  
周召遺愛不獨在天下而又在萬世者也先生春秋方富已跨  
卓魯而等龔黃他日當一面陟台輔又將跨子產而等房杜駟  
駿乎伊傅周召可卜矣是則今日遺愛堂之生祠不過爲之兆  
也詩歌皆善形容舜民姑序之以俟太史氏之筆正德丙寅冬  
十有二月下旬

南山慶壽詩文序

南山歙巖鎮方處士存義之號也其先爲其邑聯野人遷巖鎮



者四世矣至處士而家益振蓋處士之生其氣充其質厚其存  
心以仁愛為主其接人以禮讓為先其臨財以義之可否為取  
予而加之以勤儉焉惟天實默相之所以其富也有道其壽也  
有本初營什一之方于乎湖晚倦于勤而養恬于家俾諸子祥  
禎輩互往以紹其業諸子皆賢孫曾滿前百福咸萃而耳目之  
聰明筋力之強健誠可以百歲為期也方其六十七時姻黨  
競請名筆為文若詩以慶之為軸不一祥乃繕一冊集錄之以  
傳積誥余求序余展冊三四過見諸作有述處士之世澤者有  
頌處士之德行者有稱處士之子孫者有羨處士之質業者有  
羨處士之福壽於已然者有願處士之福壽於無窮者大段皆  
善於祝頌豈惟處士足以當之哉子子孫孫則而象之能修處  
士之德行大處士之質業亦各有處士之子孫承處士之世澤  
而享處士之福壽則人又將以慶處士者慶處士之子若孫矣  
斯冊之繕不有益乎處士名宗安詩云如南山之壽處士之號  
非虛號也余故為隸南山二字而序之如石云正德丁卯四月  
下旬

陟岵詩序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岵說文以為山有草木爾雅以為山  
多草木其義同是詩之作乃孝子行役思其父母而此則思其  
父也夫行役去親日遠不過定省曠音問踈而已顧乃瞻望之  
如此况於其父之長逝者其情又何如邪正德丙寅秋予姻家  
休寧陸阜戴處士廷德以疾卒其子玠瑋居喪致其哀越明年  
夏錄一冊請余隸陟岵二字以寓瞻望意縉紳士聞之者多為  
詩歌以發其憤痛之私其兄弟每一展覽未嘗不三復流涕余



乃苦于陟屺者感而憫之故又爲之言焉昔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親喪所以自致者有情焉所謂戚也有文焉所謂易也雖風俗日澆人心不古世豈無孝子哉但情之自致者常什一文之自致者常什九此聖人所以有與易寧戚之嘆若琬琰者情文亦兼備矣然所陟乎岵以瞻望者處士之音容耳今而後奉母也必得其懽心兄弟之相與也必篤友于之情處宗族處鄉黨也必敦和睦之好以至積善行義必勤必儉以大其業皆處士之心也苟能體處士之心則所以瞻望其音容者不見亦見矣不然豈曰陟之雖早暮瞻望乎岵而不離無益也諸詩歌亦有能道此意者尚其勗之正德丁卯夏五月朔序

擒虎詩引

是月二日郡城南山有虎爲害太守幸庵彭先生默禱于神命武夫驅之既三日虎猶伏林莽若待罪然者又明日幸庵過余紫陽寓館坐不移時民衆譁躍虎遽就擒夫虎雖猛獸多有能擒之者在匹夫乃細故在太守則所關者大矣古今人談異而忽常故弘農之虎負子渡河則記之鄆之虎銜符蹲伏約日自斃則頌之不其之虎噬人者死不噬人者縱則歌之而不知虎非仁獸事之出於偶然者不可常也不可常則非聖人之道矣周公之於虎未聞其化之使渡河約之使自斃訊之噬人之罪使之一死而一縱也亦曰驅而遠之耳驅不以刃則以挺使驅之而不去則周公必殺之矣此道之可常者也古今惟孟軻氏能知周公之功未聞再有記之頌之歌之者非談異忽常之過與虎旣斃田里帖然幸庵不自以爲功縉紳士競爲詩以獻而俾



余爲之引雖然幸庵之政終期月闢異端抑豪猾祛侈俗化貪  
暴凡人中之虎就擒者多功亦博矣其於擒虎末節也識者當  
自求之弘治辛酉七月望

竹坡書屋卷引

余宗休寧西門克成君持一卷詣余展而覽之首爲竹坡書舍  
四隸字次空之將以爲圖又次爲宗友今順天府通判進之君  
竹坡書屋記又次爲諸縉紳之詩而終爲吾弟生民之後記焉  
屋即舍皆一時命筆所致非故異也詩語約而遠記語詳而盡  
皆爲竹坡書屋發余亦草草一絕塞責君復指記前之空徵文  
以表之夫君居市廛寸金之地有竹十箇足矣矧有竹坡乎能  
容書櫃足矣矧有書屋乎有竹則清而不俗有書則文而不鄙  
目留心其中足以供吟咏而適性情足以開聰明而識義理優

游此生非齊民可及矣又奚是卷之足取哉雖然竹有時而繁  
披有時而平書有時而蠹屋有時而傾若是卷獨存子子孫孫  
或竄而紹迷之則符者富乎者尖蠹者完傾者立百世一日  
可也余故不辭而贅爲之引正德丁外夏四月望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孝友堂記

畢氏世居休寧之閔川吾新安著姓也畢君蘭者弟第八人長  
蕙次卽蘭次繁次萌次芷次普次荀次葵甚相愛敬奉其父尚  
勇公母程氏克共子職芷別名郁以麟經遊邑庠餘皆往來江  
湖間爲巨賈歲時來歸怡怡和敘問起居于堂上橋昂而梓俯  
塤唱而麓和其樂翕如也遠近慕之芷與舜民從父兄守貞爲  
婚姻家今年吾兄第世一闌客清源不遠千里來賀旣而別去  
吾兄求孝友堂三字贈之復請縉紳士善鳴者詠歌之謂舜民  
宜有記於戲孝友在人天性也有二名無二道也未有孝而不  
友者亦未有友而不孝者斯實富貴福澤之所本也故遂弟



母者鄭莊而終致豐儀突忽之禍順母愛弟者王祥而卒有門  
施行馬之榮理之必然其不然者偶耳然古之人敦其實而獲  
其名今之人慕其名而惜其實傳記所載孝友之士無慮千百  
數未聞以孝友扁其堂而世之扁孝友者亦無慮千百數求曾  
閔之行於萬一何寥寥邪蓋慕其名者天理之萌情其實者人  
欲之蔽也新安富室雖多間有以財故失父子兄弟心者君家  
兄弟雖無割股共被異人之爲而孝友之實充積于內昭著于  
人人耳目非一朝一夕故貨業之植津津向盛其富猶未艾正以  
海貫之學視取功名如拾芥其貴又可坐俟若此皆本於孝友  
基之也吾兄所以名君家之堂可謂稱情矣夫豈慕名情實者  
可同年語哉雖然羣臨流而顧景躡越險而抱臍物皆自惜其  
美而保之君家兄弟尚慎厥終使孝益至友益篤富貴福澤由

是而益隆則斯名之美可保不然膏之涸者光必滅實之陰者  
名必銷無貴乎今日斯堂之扁矣舜民非能文者以孝友吾心  
同然姑述其略如此若堂之崇庠廣狹必得其制乃富潤屋之  
常事固無所容吾喙成化辛丑冬十月壬申記

一樂堂記

余姻友休寧范君隆字世用以今年貢上春官

內試畢將循例卒業南雍特踵門曰隆得盡心于舉子業而無  
所憂非有他也賴吾父母在堂吾兄吾弟俱無恙耳每竊以口  
幸太常少卿汪君文舉因取孟子意書一樂堂三字見貽誠有  
得夫隆之心者沐先生教愛有日敢斬一言記之余惟人生穹  
壤間有願欲而不可必得者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是也宜  
而夫子以是爲三樂之一然世之人亦往往有得之者而獨爲



君子之樂何邪蓋孝友良心賦諸天者雖同世人誅於利欲而失之故流于借鋤德色取帚諄語而闕墻矜臂者其父母雖善其兄弟雖衆譬之聚路人於一堂休戚愀然何樂之有其視君子之克共子職克厚天倫以樂其樂者不啻燕越之相去也世用爲碩族之彥孝友天至其尊甫景賢翁以積善行義重于鄉母金壺儀尤肅春秋俱七十餘而耳目勗力聰明強健其兄世興世華其弟世寶皆挺挺爲時俊彥方世用遊邑庠也時獲歸敘家慶于堂之中樂可知矣今其遠出音問日疎若有不能不戚戚者然得與天下之士同遊以博所學他日發身賢科遂顯揚志使父母及見之曰幸有是子兄者曰幸有是弟弟者曰幸有是兄則其樂尤有大於今日者世用其勉之可也於戲世用能樂其樂固由乎已而世用能有其樂則係乎天人之積善無窮已天之福善亦無窮已所謂我者培也世用之子若姪若孫由是繩繩以續孝友之脉而不替則天將副其願欲亦皆得此一樂矣此又余所以勉堂中之後來也若夫推擴孟夫子之意謂仰不愧俯不忤爲二樂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爲三樂是乃世用修已及人分內事於斯堂義無所繫故不贅成化壬寅夏四月戊午記

### 思親堂記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人子事親之始終畢矣余嘗執此以觀世人自非至不仁者當其父母在堂雖或不能盡力以共厥職猶能勉強乎甘旨之進起居之問凡事親常道庶有知焉迨大父母不存時異情遷求其一念及親者或寡矧有能思之終身不忘者乎此胡君世用思親堂之扁所以度越流輩卓哉仁人孝



子之爲也世用本余宗浯溪之派因其高祖濟可公出後清華  
胡氏遂從其姓濟可公生元昉以春秋舉于鄉拜獲鹿令元昉  
公生友文友文公生存誠存誠公生世用兄弟十人世用居其  
次存誠公既卒六年于茲厥配江亦已先公卽世矣而世用今  
年始由邑庠貢上春官念二親生成鞠育以有今日而不及見  
之此其堂所以名焉世用一日爲余言曰吾父幼孤且貧讀書  
記文章精於地理推所學教於鄉收束脩之入以資伏臘賴吾  
母相之率以勤儉致富其性好施與凡鄉閭貧窶者必加恤不  
吝暑月設義漿給行旅歲以爲常里有不能葬者往往具棺葬  
之橋梁道路廢壞隨其力所及必捐貲修葺事若此者不一而  
足訓諸孤尤嚴第愧不克肖不足以紹之故託諸堂名以示不  
忘吾子幸爲記之無讓噫賢哉世用可謂死事盡思者矣死而

盡思如此則其生事之盡力從可知矣事親如吾世用者豈多  
見哉雖然思親之義有大於此者禮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  
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世用行將捷科名登仕籍凡一言一行一動一  
靜尚思其大以慎其終而後可不然徒名其堂曰思親未見其  
能思也世用志行過人者必知乎此余姑記之以觀其後成化  
二年夏六月丙午記

韞玉山房記

休寧吳韞中先生未達時以道義文學自高名其藏修所曰韞  
玉山房蓋取子貢韞匱而藏之意及其既出特請史官蘇公平  
仲記之以示不忘初志先生卽世歷其子泰清孫孟崇曾孫翀  
翀玄孫世端世現咸克紹先德遍索諸大夫士或詩歌或序記



或賦或銘或跋璀璨相繼益以擴大其義今年世端君手錄一  
帙致書來京師復以記屬余余聞之子貢設美玉之問以聖人  
有道不仕而探其意也然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惟合夫  
道之中而已韞而藏則太過而不免於潔身亂倫求善賈而沽  
則不及而不免於徇利忘義二者均不得爲中道欲其得中必  
如聖人之言待賈沽之可也先生學聖人者山房之扁奚獨惜  
此而甘冒過中之名邪噫此正先生所以善學聖人也夫用行  
含藏安於中道而無過不及者唯聖人能然韞而藏者雖曰過  
中猶不失於自守求賈而沽則其流將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饗  
富貴矣余觀先生初扁是名蓋有若將終身之意及一旦范尹  
薦之  
朝廷用之則又幡然而起膺民社之任不幾於聖人之中道乎

無他惟其能自守而韞之此其所以能待價也此其所以善學  
聖人也余又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先生之子若孫克承先  
生之澤引而伸之俾先生之名歷五世而益彰雖未有得賈而  
沽者然皆能守先生之所守亦不愧爲先生後人矣文中子曰  
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  
嘗得宣其用夫能篤於斯而未宣其用此時之不遇而待賈不  
至者也君子亦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焉耳以文中子之賢而  
乃有難行之嘆殆與抱璞再刖而泣者等故不召而至長安十  
二策之獻識者議之其視先生之子若孫世韞是玉於山房中  
篤於斯而不求宣其用者有間矣余故賢先生之世類而樂爲  
之記云成化壬寅秋八月庚子記



句容湯生學春秋于余其資性穎敏過人推好聚書畫今年秋業將歸省挾畫一冊詣余求記余笑而覽之作非一手流者時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非一類其象殊逼真蓋皆一時名筆也又得諸名公分詠于上方而目其端曰詩家物色噫生之心如此亦既勤矣抑余聞之學之道先德行而後文藝文藝云者誦詩讀書習夫五禮六樂六射六御六書九數之屬是已畫初不與也然自史皇作之周禮載之而章服之有制車輅之等威黻旒之後先凡所以粉飾治具者亦不能舍之而不用焉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也者其畫之權輿與余性僻不甚好畫非矯而不好也世之畫者徃徃掉弄筆端摹寫萬狀而實則不經雖弊精神以玩之而無所益不足好耳今湯生之於畫以詩家物色目之

是生之用心非徒勤也其亦庶幾古人畫詩圖者臨觀爾雅像論語及春秋之遺意與余於生有一日之長且與其兄監察御史用之君曾同官于行人司辱愛獨厚故不敢以無文辭而記之如此若欲一一按冊而評之人物之工孰與於吳道子山水之工孰與於鄭虔郭熙花木翎毛之工孰與於黃筌崔白牛馬之工孰與於戴嵩韓幹松竹水石之工孰與於畢宏常偃王宰文與可生將載舟南行揭牌舟中如米元章之爲則必有識者援生之舟而同語相與商確次第之矣非余之所能識也生名輅字乘之年富而學充視取其兄之名位蓋易易云成化壬寅秋八月壬戌記

張處士夫婦遷墓記

舜民堂讀朱夫子自撰帝齋先生遷墓記矣感之而慨嘆者數



日何哉墓藏也謂一藏而不可復出故遷葬非古也乃孝子之不幸也於心必有所不忍不得已焉耳魄降矣而遺體尚存魂升矣而一脈斯續彼安則此安自然之理也何疑之有吾朱夫子續道學之宗者閔理夫豈不熟使西塔山地不卑濕而足安其親則寂歷山之改卜吾知其必不妄慕富貴遺陰而故爲是反古之舉矣後世改卜者比比豈真不忍其親之不安哉迹附朱子而心非朱子將謂貧富賤貴壽夭之數不乎定于天命或藉墓中枯骨有以轉移之耳吁可恠哉此朱夫子之事所以重繫舜民之慨嘆也鄉進士張君一之塋其父廷器處士母胡孺人邑之餘慶橋者幾一紀矣慮其土之不厚水之不深非父計也卜將以今年七月十有九日遷于邑之胡塢而合祔焉於戲一之生吾朱夫子之里而天資特異學其道於數百年後亦深

于理者况用其緒餘領薦書有日茲將捷禮闈對

大廷躋位顯融推其道以齊整天下風俗親塋之未善其何忍于心而不爲朱夫子之所爲乎然世俗膚見往往雷同不謂之曰一之藉此以求蔭則幸之曰一之自此得所蔭矣夫廷器處士之存也學術在厥躬孝友在家庭懿德善行在鄉黨模範之端嚴文章之壯麗在學者而胡孺人勤儉慈順又卓卓爲良內助舜民自穉年聞之而企其伉儷之賢至于今弗能已已則其所以蔭乎一之者莫有紀極孰謂一之之明達不於一親所蔭之大者是賴而反恃其小邪孝子仁人之用心不若是也然則今日之事必有所不忍者存乎其中矣舜民於一之爲晚進辱箴愛非一朝一夕深知一之之用心者故爲記其事以諗夫不知者云成化甲辰春二月丙子記



登源八景記

曰龍峰晴雲曰金山晚霧曰島崖春雨曰綠沼秋波曰隱張層巖曰富陵疊嶂曰清溪沙鳥曰墅塢松風此登源八景也登源不特爲績溪勝地舉新安六邑亦未之或過吾顯祖唐越國公宅之其遺址至于今存焉厥後子孫蕃且碩卜居柝處烟爨滿六邑視他姓什居其九可謂盛矣而遺蔭所起實在乎登源登源之名著新安良以越國之故不以八景也八景云者迺宗人祐清叟之所名耳叟自越國以來世爲登源人精醫術嘗任訓科其父友賢翁壽九十有二尚無恙

朝廷錫冠服以榮之若翁者誠不易得也其子溥以己卯鄉薦守薊州大有政聲

聖天子特旌其賢詔封叟如其官溥以戊戌進士宰玉山名與

溥齊擢內補可指日待其孫度亦領癸卯鄉薦其諸孫暨諸曾孫雖在幼穉而挺挺競秀夔出儔輩登源山水秀鍾於人者如此其景勝蓋可徵矣叟今年七十仰而事俯而育凡富貴福壽人所不可必得者兼有之暇則烏紗筇杖徜徉山水間其於八景非但侈其名也又各爲詩詠之而序諸首簡顧以瀟湘八景柳子八愚爲言夫瀟湘八景名狀雖因乎固有無所矯飾然人可得而樂之柳子八愚則身居其一而曰溝曰池曰亭曰島又皆人力所爲非郭景純所謂地自然生者是則登源之八景其大觀彷彿乎瀟湘而其獨得之樂又同符於柳子矣矧瀟湘而上至于越國滄游而下至不可世計祖祖孫孫一脉相續鍾靈毓秀生聚起居皆不外是八景之中而千古一日又豈瀟湘柳子之事可同年而語邪今夏溥奏最銓曹攜其詩與序示舜



民俾爲之記舜民同爲越國後雖平生足跡未嘗及登源而心  
在登源久矣又不啻韓昌黎之於滕王閣也姑記其略如此或  
他日得告歸省尚當從叟一遊以續八景之詠云成化甲辰秋  
八月戊午記

主靜軒記

邑之慶源詹氏有處士坤正甫者味道君子也以主靜扁其軒  
厥子鑿馳書求記於余於戲名軒之義大矣昔濂溪周子曰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晦庵朱子從而釋之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  
靜也又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  
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噫周子之言所以  
發前聖未發之蘊朱子之言又所以盡周子未盡之妙也處

生朱子之鄉而慕周子之訓匪特潛諸心而又揭扁以示不忘  
非味道君子何以及此雖然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  
聖人事也中庸所謂修道之教是已未至乎此者不得不假修  
爲之力故周子又曰君子修之吉而朱子亦曰敬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是言之聖  
人之主靜自然無欲也君子之主靜寡其欲而求至於無也余  
爲處士通家未達時嘗教其門塾得其爲人之實矣言簡而肅  
貌恬而恭接人不苟而慈祥作事不妄而果敢其於主靜之道  
雖天資暗合而學問之功亦不可誣然則處士其君子之趨而  
聖人之徒與軒之名可謂稱情者矣抑嘗泛觀天地間事事物  
物靜則厚重動則輕揚靜則保其終而常勝動則銳於始而易  
弊此必然之理山唯靜故騫崩之患少水唯動故消長之變多



磐石唯靜所以固風葉唯動所以凋是靜者壽而動者夭也聲  
靜氣肅君子之容目動言肆詐者之狀是靜者德而動者賊也  
宓賤任人彈琴而治巫馬任力戴星出入是靜者逸而動者勞  
也黃次公之治靜而卒以相嚴延年之治動而卒以誅是靜者  
吉而動者凶也君子非不動主於靜而後動所謂待時而動相  
時而動則壽不夭德不賊逸不勞吉不凶矣此周子所未及而  
理不相恃可以類而推者處士名軒之意亦未必不如此也若  
夫軒之制余雖未及見然處士富者富能潤屋其崇庠中度可  
知已成化丁未歲端陽日記

溪山行樂記

宗從祖行梅軒翁名梅清字鼎實讀書隱處不榮仕進精於堪  
輿家術因放浪山水間以適其志四方文士慕之多賦溪山行

樂詩以贈裒積成卷今年舜民以監察御史謫官蒙化順道歸  
翁攜以見示且屬爲之記於戲翁隱者也得溪山之樂固宜舜  
民忝有祿位于時與翁雖不相似然而起江南抵幽燕之遠又  
嘗以

王命北走孤竹東走齊魯西走張掖中間涉歷趙魏周秦之墟  
凡名山大川靡不遍經周覽景之接于目趣之會于心所以開  
恢塵襟而雄其氣者亦不少第

王事勤勞星軺絡繹不克留連周旋以樂其樂耳今翁生逢  
治世身無職務之繫而吾新安又稱大好山水挾術所至主者  
導之僮僕從之或載酒或攜琴竹杖芒鞋隨所遠近麋鹿之與  
群魚蝦之與侶披清風眺皓月登高臨深以寄其幽懷妙思而  
所謂牛眠龍耳者可指顧而得興至則採美釣鮮以與漁樵爭



席盤在徜徉是非不入其耳憂樂不集其心毀譽不過其口刑賞不加其躬熙熙焉其爲樂無有窮已其視霄壤間物豈復有可動其中者哉由是言之溪山大觀之趣舜民與翁較同至於翁所獨得之樂則有非舜民所能與矣雖然一出處不越乎山林市朝二途其出也非爲通求行吾道而已其處也非爲高求適吾樂而已出而不行其道處而不適其樂皆無足取也若翁者可謂處而適其樂者矣舜民之志亦非苟禱者他日少能效績于時倘得告以歸則當振衣乎高岡濯足乎長流與翁同結溪山之社以分此樂不識翁之意何如也敢姑記之以俟成化丁未夏六月望日記

慈訓堂記

慈訓堂三字太常少卿汪君文舉在符臺時所書族叔祖今齊

州衛經歷景元公爲族兄錢所扁也先是族伯以和公不幸早世易簀時方九歲妯氏鎮亦未笄所以鞠育顧復之皆伯母奎二宜人之力宜人性溫純端謹淵源江公友盛女也寡居之年甫三十有二此節一立金石不移雖錢一子而孤訓之未始不以法度事諸父必訓之悌處家庭宗族必訓之睦就外傳事詩書必訓之勤夜歸讀燈下必率鎮績其旁以督之若飲食若服御必訓之節以儉及其出而交際必訓之以親賢人田園所收伏臘所費必訓之量入以爲出有餘必訓之推以周貧恤乏或有小過立庭下勵色以臨之不少貸須悔謝克承所訓度可改乃已蓋不以姑息爲愛其於鎮亦如之爲鎮擇婿爲錢擇婦皆名門女家男室罔不攸宜而錢學行之懿尤爲遠近所稱道錢子涇頭角亦毅然宜人之功於是乎大矣此景元公所以從而



扁其堂也雖扁之未及有記成化辛丑冬宜人遽以疾弗作得  
年五十有六錢居喪盡哀既克襄事而堂燬顧此三字者乃燁  
然獨存豈宜人之靈不昧而神物所護與錢感傷益至以今年  
新其堂命舜民記之於戲古慈母之養子自胎生至于有知其  
效尚矣後世以愛易教丈夫慈而敗子者比比况於母氏乎哉  
中間稟貞靜之資號稱聖善者傳記所載亦不無其人品而論  
之秤錘投足杖碎金魚似少暴矣其與有過而笞者均之爲嚴  
不受魚鮓不受蚶鮓似欠預教矣其與戒諭從宦消息者均之  
爲廉截髮易酒曲遇嘉賓聽與客語然後設饌意不同而所同  
者憫儻願與李杜以齊名對使伏劍以全節迹不同而所同者  
慷慨斷機勉學笥金易書其籌慮不相彼此爲京兆喜其平反  
爲參軍戒以仁恕其存心不相上下凡類此者惟其慈所以能

訓惟其能訓所以爲慈要之又不如幼教遜長教詩書與夫事  
事循蹈規矩者之爲善何哉其道可常其法豫立也若吾宜人  
之慈訓蓋可常之道豫立之法與其尤難者有貞節以爲之本  
使其不貞此身且不立雖甚慈何以訓其子是則宜人視傳記  
中諸母不特不讓且過之矣惜乎天不永其年使錢抱恨於無  
窮也雖然克振門戶以承其訓重揭堂扁以昭其訓使其名與  
傳記中諸母同垂不朽宜人雖死猶不死而舜民之言亦足徵  
矣若夫堂之崇庠顛末則聚材鳩工之初非可以臆說也故略  
之成化丁未中秋日記

無聲詩意記

古人以畫爲無聲詩可謂善於名狀者矣昭勇將軍楊君叔熙  
獨古今小畫爲一冊凡四十有八幅而目之曰無聲詩意山水



小景之幅十有八翎毛之幅六瓜果花卉之幅各四人物及鹿  
之幅各三蟹及菖蒲石之幅各二海月潮汐龍蚺松鼠之幅各  
一幅各虛其半以需題詠惟翎毛之四人物之一著

汝南王府圖書餘雖間著圖書舉不知何人氏所作然皆極其  
精妙非俗筆可及也君習武而兼文以其暇遠探近索得此於  
披沙揀金之餘且知所謂無聲詩之意非儒雅而好事奚克至  
此余觀之既詠之十絕越日復以記見屬意余非識畫者亦非  
識詩意者抑嘗聞之矣畫之法有六曰氣韻生動余於人物翎  
毛松鼠之類取之蓋坐立飛行跳梁之態非生動不足觀也曰  
骨力用筆余於菖蒲石潮汐之類取之蓋剛勁洶湧之勢非骨  
力不足奇也曰應物像形余於瓜果蟹蚺之類取之蓋纖芥瑣  
碎之品非像形不真也曰隨類賦彩余於花卉之類取之蓋可

賞可玩之色非隨類不佳也曰經營置位余於山水小景之類  
取之蓋遠近淡濃高低大小之狀非經營不均也曰傳移模寫  
余於龍海月之類取之蓋人所不常見之物非傳寫不能也詩  
之義亦有六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先正以風雅頌爲  
三經賦比興爲三緯余竊於畫之三經欲以應物像形隨類賦  
彩經營置位擬之畫之三緯欲以氣韻生動骨力用筆傳移模  
寫擬之展其景而無聲則爲畫之六法搜其景而有韻則爲詩  
之六義是固未爲確論然而求之無聲詩之意不無小得矣畫  
乎畫乎其解衣盤礴者所爲抑舐筆和墨者所爲乎詩乎詩乎  
其涵詠性情者所爲抑囊括風物者所爲乎畫與詩之工拙在  
人而取舍之權度在君不可不致意云耳若曰觀畫而畫中有  
詩味詩而詩中有畫畫固無庸議詩則有鄙作在焉非所敢也



弘治戊申春三月辛未記

歸來軒記

左君輔字廷相世家蒙化乃巡宰仲安公之長子郡守世珍君之從兄也自幼天分秀異澹泊不群以義經充郡庠弟子員成化癸卯貢上春官覩京塵擾擾奔走仕路者得或不能無失榮或不能無辱遠有憤然長在之思然而未決也及遊太學不數日因讀陶靖節歸去來辭嘆曰古今人此心不異也而靖節乃有高趣如彼吾之田園松菊具在如之何不爲靖節之歸而栖栖於此邪即日具疏乞循例拜冠服南還一時名貴若太宗伯周公地官尚書郎劉公輩咸重其高尚或爲家傳或爲詩送之若君者可謂冥冥千里之鴻莫得而羈之矣君既歸旦夕奉親暇輒放懷詩酒烏紗角帶相狎林下遇權貴不少屈闕一軒扁曰

歸來以明其志然未有記之者越五載丁未余以監察御史謫蒙化辱君往還甚厚明年遂以記見屬夫君子之出處非率然者其出也必以道其處也亦必以道是故不爲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傳人皆知靖節之高尚如此殊不知其心則以先世嘗爲晉輔恥復屈身於宋故託此以歸耳忠義所存不露圭角非後人可及余嘗題君哭母詩卷又聞君奉仲安公克恭子職平居未始少離膝下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君有之矣由是而觀則靖節之歸來以忠君之歸來以孝志之高尚如同其於出處之際意各有在也非君善學靖節曷其至此雖然君之弟輓亦在郡庠登庸有待二子明善明義方就外傳昂昂皆國器君雖歸來於今日所以酬君歸來之志而取功名於他日者有其人矣讀賁子之詩則君之歸來坦然無憂似



非靖節可及弘治戊申春三月丁丑記

清白傳家記

蒙化衛使楊君叔熙其先鳳陽人余謫官以來絲鄉郡故辱君之愛甚厚公暇相過從既為君記其所謂無聲詩意天一日復以清白傳家之記見屬蓋君之六世祖曰谷者國朝天造初隸尺籍有征討功位至神武衛使高祖禎以參侍舍人位至府軍右衛僉事調蒙化屯田因設衛遂銓註焉君家之世官實自禎始曾祖敬領軍攻太原卒于師大父濬克懋厥勲進階衛使終雲南都司都指揮同知守備蒙化迤南疆場父杲以衛使掌軍政一紀餘不幸天奪其年君自蔭補即推理屯田及督鑛場今復理屯能聲以著每旦夕仰而思之凡二世衛僉事五世衛使一世都閫節鉞哀哀美而益彰金紫繩繩傳而

益盛非清白莫能致之後之人苟或不知乎此而繼以忤則非所以承先德矣此清白傳家之名所以立也昔關西楊震性公廉畏四知而卻莫夜之金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故自震至彪四世太尉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所謂名德者亦惟傳乎震之清白而已其世為公輔也固宜君與震同姓君家之世官與震家自致者異今也念祖宗之世官而慕同姓之世德君之賢出庸輩萬萬矣雖然滄而不濁如謂之清涅而不緇始謂之白二者非虛名也君尚顧其名而思其義清則勿強而詐必求至於真清白則勿玷而墨必求至於精白務使傳乎前者無所覆墜而傳乎後者有所取法則世德益隆世官益大所謂稱為清白吏子孫者不在關西楊氏而在蒙化楊氏矣余言非贅



君其勉之弘治戊申夏四月記

思萱圖記

謂萱爲母古無是語萱通作諼諼者忘也萱之爲草愁者觀之忘其愁故又名療愁憂者玩之忘其憂故又名忘憂懷妊者佩之則生男故又名宜男詩云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背乃堂北婦人之所主也呼母爲萱堂其以是與祁門謝君理字文溫以春秋經第一領鄉書教諭長垣有年矣念其母黃孺人平生慈訓之篤不得借其父以敬公同享祿養也每風晨月夕輒流涕不能已其族弟監察御史廷獻因爲繪思萱圖以表之今年文溫來典江西文衡挾以見示且徵爲之記於戲考矣哉文溫之思善矣哉廷獻之圖也載披此圖所謂療愁忘憂者皆虛名所謂宜男者亦虛恨矣文溫行將過家得拜其父不得拜其母仰視

堂上靈椿獨老嗟彼堂北萱之故叢何在則其思之苦又有不待此圖而後動者余聞廷獻又嘗爲文溫繪壽椿圖翰林程篁墩先生有記蓋思萱者所以哀文溫之哀而表其死事之盡思壽椿者所以樂文溫之樂而表其生事之盡力也圖之義各有所在人子之情一哀一樂循環無端自非廷獻善體文溫之心何以及此所恨者余言膚淺非程先生比不足以發思萱之義焉耳文溫故家士志篤而行修學識遠過于人人其孝如此大本立矣名位之著尚未可量云弘治己酉秋九月庚申記

江湖漫士記

江湖漫士者程其氏顯高其名宗大其字新安之休寧世家人也自少負豪氣讀書林下不習仕進而饒於財間橐之遊江湖以伍衆商而其中則漫然無所存有無所將待視彼收什一之



息寸寸度而銖銖較者不啻千里相越之遠故士大夫嘗所往來者以江湖漫士號之善鳴者又多爲詩歌以贈之漫士亦居而不辭所謂漫者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與唐之元次山取醉人之議以漫叟爲稱可謂異世而同符矣雖然次山守著作是漫爲官者漫士處林下則漫爲隱也次山帶笭箬是漫爲漁者漫士遊江湖則漫爲商也次山始稱浪士繼稱贅叟是隨寓以名而卒歸于漫者漫士一聞士大夫之號居而不辭則始終一於漫也至論其所謂全獨而保生保宗而全家則次山一漫也漫士亦一漫也漫士一日以其所得詩歌爲一卷請夏官副郎永新劉君序之而求余爲之記余旣舉次山之事爲言又從而申之曰君子處世有遇有不遇獨以漫爲名是其心能不汲汲於時好不逐逐於物情不膠膠於是非利害之際窮固漫達亦漫得固漫喪亦漫無往而不自足於漫焉漫乎漫乎夫豈與世浮沉者之所爲蓋必有是心而後稱是名也由此而言之使漫士守次山之著作帶次山之笭箬稱次山之浪士之贅叟奚而不可詩歌云乎哉序云乎哉記云乎哉自漫士視之皆漫爲也弘治辛亥春三月戊戌記

### 節壽堂記

節者婦之大行也節之立與不立在人壽者人之至願也壽之得與不得在天節而無壽者什四五壽而無節者什六七二者兼之婦人之所難也兼之而或寡無所依與夫貧陋不振不足輕重于世者蓋比比耳能全乎此婦人之所尤難也歛之槐堂程母朱孺人年甫四十有二其夫某處士遽不祿爲未亡人者一十八載貞姿懿行久而益固于四人曰信曰安曰轍曰軾慈



訓有方用皆克底于成安商遊姑蘇家賴以裕轍性孝友以茂才充邑庠弟子員當道者重其學行每校諸生必列優等取青紫可指日也今年二月十有一日爲孺人春秋六十誕辰諸子若孫森然滿前姻族預賀詩文填軸一時盛樂鄉黨中罕有及之者鄉進士江君舜夫白于郡侯李公宗仁大書節壽堂三字遺之李公清介於人少許可而孺人乃以裙釵淑譽見重如此孺人可謂得婦人之所難而又得婦人之所尤難矣進士君從弟文耀孺人之壻也徵余記之以昭其盛或者乃曰以節著者必在乎少艾以壽稱者必邁乎耄耋孺人之節之壽人或可企而及之安得獨擅之以名其堂邪余曰不然辟之梅也老幹不折其節雖堅而其貞潔之稟豈由於一日否則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矣辟之松也喬枝方聳其壽雖富而其悠久之期可擬於

千禩否則蒲柳之姿望秋先零矣况孺人有是節有是壽而又能全是福乎日復日歲復歲是子是孫是姻是族稱觴獻頌瑞氣藹然萃于是堂之上其樂尚未艾也李公之書可謂知所重矣余不佞姑記其略如此若夫程之先世簪紱詩書或載諸簡冊或備諸家乘有非一時之筆所可述者堂因乎舊其落成歲月不及追錄弘治壬子春正月甲午記

### 遊太平寺記

新安郡城西太平寺唐至德中舊刹人呼水西以其據徽溪西岸故也寺始創凡三十有六歷年久興廢不一今所存者十曰長慶曰羅漢曰等覺曰如意曰妙法曰淨明曰經藏曰福勝曰三明環列前後左右太平獨巋然居中此所以專其名焉寺之境幽而靜每良辰美景不絕人唐末呂侍郎涓爲歙州司馬嘗



於寺之隙爲堂讀書及去以貽寺僧故有呂侍郎祠余雖郡人而遠在婺源間因事過郡登城望之見浮圖與樓閣爭相峭拔弗克一往以解塵襟成化壬寅余官行人寺僧普光授郡都綱謁余京邸曰寺之境勝實甲一郡子或乘輶因而過焉當掃門以俟余旣諾之又爲序送之及余官御史遠謫南還普光物故興遂盡而弗果嗣是東轅西轍隨牒奔走謂此願不及償矣今春余給由赴考功道出鄉郡太守齊南李公一見歷敘故舊旣而約期遊太平蓋公自御史謫績溪累遷今官識新安山水已十餘稔知有太平而未覩其跡與余同也至期是爲二月二十有二日太守公晨起視事與別駕江右甘公邵倅嶺南王公積案牘當舉行當疏決當幹辦督治者一一處分略無疑滯午刻始聯輿西出太守公仲弟上舍公亦偕行余踵其後旣渡舍於

石磴層層梯岸而上凡三四曲折始得其門寺主僧秦愚攜徒捧香導余入則諸公已先抵太平但留輿從舍於門內自此再入樓殿廊廡塔巷門墻一偏一正一斜一直一高一下一向一背參錯乎樹林之中上則如陟遠岑下則如經曲澗蓋寺前雖溪之岸而其後實山之椒故寺之址隨山勢以爲偏正斜直高下向背而屋角參差亦如山峰之律率不齊也新安諸山多奇今乃因之爲寺不失其巖壑之勢如此是又一奇矣迄又十數曲折始抵太平南樓諸公咸在見余至談笑相迎解帶序坐太守上舍二公因出其尊甫別駕翁重恩堂詩卷共讀之余鄙作亦在焉時翁致政于家二公讀未掩卷翹首北望白雲千里悠然有狄公登太行之念旣而別駕公設酒席酌則先余次太守公序賓主也又次上舍公時上舍亦爲客而亞於太守坐席雖



泣亦少遊從鴈行也又次郡倅公末乃別駕公又以別酒主也  
泰愚命其徒作樂侑飲間出香茗以獻衆情歡甚及半酣各起  
散步樓中或倚欄眺望余步入樓後方丈忽覩所送普光序文  
猶在壁間而其人不復可見神思悽然者久之別駕公再邀就  
席樂再作酒再數行從者視日已曛不能遍遊諸寺大率境致  
可想矣太守公復載一壺攜一春盛相率詣寺後最高一方丈  
仰視後峰其勢函天泰愚曰此卽寺之主山所謂披雲峰也太  
守公立舉酒又數行未及列席而醉日亦西下於是牽衣同出  
遠近不計險夷俱忘經目處亦不能悉記須臾遂至前門諸公  
先還余復在後泰愚出門指所渡處謂余曰此卽寺之前溪所  
謂碎月灘也又歷指四遠之山曰東面問政西倚古巖紫陽障  
千南黃山峙于北此又寺之大觀也子之遊樂則樂矣然以半

日之閑所歷不幾寺所見不幾方丈祖披雲之峰而雲未起都  
碎月之灘而月未上茂林脩竹坐不終日茶竈蔬圃賞不移時  
酒之興易倦詩之興難發孰與乎吾儕得專其樂於無窮也子  
如不棄能竣後暇以圖再遊之樂乎余且笑且出披衣登舟而  
還不及顧答翌日北行泰愚具書馳寄舟中曰疇昔失言宜子  
之不答也今吾夜以繼日反而思之子暨諸公之遊有六善焉  
諸公不乘一日之暇以自恣必先公而後私君臣之義也子與  
之生皆異地而志同道合朋友之交也二李公因讀詩卷而望  
雲之念遽動父子之親也飲與坐必以鴈行長幼之序也有賓  
有主有酬有酢遊不窮荒酒不及亂爲樂不至於狂謔禮之節  
也若夫子之思念普光不忘故舊又仁之著也子暨諸公之所  
謂樂乃名教中真樂吾儕之所謂樂直空寂耳欲逃吾樂而歸



子之樂未爲不能但沐

國恩給度有年繼普光而職僧綱亦非一日不敢渝矣心徒戚戚志竟落落子幸不惜一言以紀其事吾將揭之寺壁未惟自倣用以告于吾儕有識者使知名教中真樂有如此幸莫大焉余袖其書上京師今又南還舟次浦口展讀數四深感其情且喜其天資近正故不辭而爲之記太守公名延壽別駕公名昭郡倅公名維節皆一時名宦上舍公名延齡德氣深厚名位未可量泰愚號吉庵能詩文亦名僧云弘治壬子秋八月上旬記

### 務本堂記

先族叔處士務本生於正統丙辰甫三歲其父通十八公繼旣命之名而不祿榮榮子立賴母李孺人守節撫訓以成及孺人字之曰務本蓋欲其顧名思義而務乎所當務也處士恨其幼

失怙乃苦心厲志惟日孜孜以求無忝命名與字之意旣而復大書厥字以扁於堂於戲舜民親見處士爲人矣其於命名與字於斯堂之扁真無忝也其奉李孺人極婉容愉色不但竭力而已嘗曰吾母子相更爲命者故終身不悔不戲不遠遊不干仕進以憂其心甘旨有不足則採于山釣于水以充之不取於非義以貽其辱配亦李孺人之族性行莊靜李孺人壽七十有一以天年終夫婦居喪盡哀葬與祭盡誠可謂孝矣孝百行之本也其治家嚴而有法每晨興敕諸子及僮僕洒掃畢若讀若耕若居貨而交易各從其所有事晚必程其能與其所得無或倦每伏臘必預計其所費不求望外不作無益所存贏餘亦不妄以與人客至爲酒食必隨宜其自奉亦必有節無或怙可謂勤且儉矣勤儉起家之本也其在宗族鄉黨若尊若卑若戚若



疎若貴與賤處之隨其分而有禮高固不抗下亦不凌有所爲必盡心未嘗食其言與人雖和所存實介然不可犯可謂忠信矣忠信行己之本也子四長陞資性穎敏俾充邑庠弟子員次舍器識豁達俾爲郡吏戒曰學行在己選舉斯稱廉勤在公刀筆何忝他日上不虛君之祿下不孤吾之望忠孝之道也次言次音性皆純恪訓之詩禮俾持門戶以此教子可謂仁矣仁又裕後之本也夫然故父母存則安其養沒則瞑其目宗族鄉黨長者稱其悌少且賤者服其禮賞業之裕視其先爲益隆子姓之賢計其後未可量若是者豈非處士務本之效乎哉古之人諡于身後則考其行至於父命之名尊者呼焉字之所以重其名亦不過以爲衆人稱謂而已未有制行克符其字又扁于堂以示不忘如處士者也處士卒于弘治辛亥得年五十有六明

年舜民赴考功順道歸省猶及升堂哭處士之靈旣而陞泮然仰視斯扁以記見屬又明年復來江西始忍筆以復之夫堂者子孫相承以居敝則可更爲惟斯扁不朽則子孫聿修厥德者有其人處士之字之行可以不朽堂益更爲益以廣大矣舜民之言何足輕重也弘治癸丑夏五月端陽日記

慕蘭記

休寧世家稱隆阜吳氏有號蘭軒者讀書樂道不事進取卽世亦遠矣而碩德令望在鄉閭間耿耿不磨如一日其曾孫以道食其蔭不忘其德紹其芬欲象其賢恨平生不及侍膝下也於是裝潢一冊表曰慕蘭善鳴者多昇之詩歌以發其義然未有爲之記者弘治壬子余考績上吏部過休寧以道念嫻好挾冊見謁余讀之旣感而嘆曰賢矣哉以道之爲此也世之庸人不



能無忝所生知慕其父若祖者蓋寡矣况知慕其曾祖者乎亦有荷其曾祖之覆宥音容未遠而忘之者矣又况代易三世未見顏色而慕之者乎夫蘭草類也乃曾祖之所以比德于蘭者以其有幽操非繁英之謂也以其有國香非穠豔之謂也以道誠欲慕乃曾祖之風則當率乃曾祖之德於斯蘭也培而護之灌而滋之斂之數本不自以為少分之九畹不自以為多播之在空谷不自以為遠薦之在宮室不自以為貴其操也不渝其香也不易不求人之知也聖如孔子亦詠之不求人之愛也忠如屈原亦佩之慕蘭而如是可謂祖孫一德先後一賢其蔭益茂其芬益盛隆阜之吳不特為休寧之世家而已矣以道幸勿徒取其名而勗之可也時余行色劬甚以道揖而別去今年秋以道客武林余復還自京師邂逅舟次聽其言察其德氣叩其方寸之所抱負餘馥逼人有人入室久而不聞其香之妙及視其冊則所得詩歌益富於藏若以道者非所謂蘭茁其芽者邪因記之以著其美弘治乙卯秋八月下旬記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南軒記

予友歛之槐塘程處士文耀近於居傍築室十餘間起南軒爲  
游息所因以南軒自號今年夏六月春秋躋六十其婿邑庠生  
江君寰既捧觴樂其懸弧之旦祝其無疆之壽矣秋九月余自  
京師還過歛江君謁予驛舍復請爲南軒記以寓祝頌之私予  
詰之曰古今祝壽者多矣况之以南山比之以松栢引之以龜  
鶴期之以神仙獻之以圖籠之以鶴頌之以詩與文未聞即其  
號而記之也今茲之請其故何居江君曰類此者吾固爲之矣  
然而不足以盡吾之情不足以表吾婦翁之爲人惟吾子彼此  
好託通家願記之毋拒予昔十七八時教于處士家塾及忝仕



新歷德史一讀一起隨牒過家又獲數登其門交於處士也甚  
稔但未至其軒耳竊以予所見言之有偉然其貌仗義居鄉創  
業裕後者處士之先祖存新公也有粹然其容積善不倦守成  
不怠者處士之先考天育公也此則南軒之所開者遠矣處士  
謹厚周密以孝友全其家庭以忠信處其里閭以勤儉治其生  
產以餘波利澤濟其鄉之貧乏此則南軒之所培者厚矣處士  
既躋下壽內助許孺人亦舉案無恙有丈夫子二曰椿曰模皆  
彬彬然克率詩禮之訓貽謀者有道幹蠱者有方以故家業日  
富處士或攜諸孫或延賓友或引群從兄弟日相優游笑樂于  
軒中二子綵侍怡怡不違旦夕戶外事是非不與聞焉此則南  
軒今日之盛也植之高而歛其末者必不折流之長而濬其源  
者必不竭處士繼今以往益進其德不以履盛滿而懈其心必

使壽益長福益隆家業益大子孫益衆以賢比則予所望南軒  
之盛於他日者也然則南軒之爲南軒非壽域乎江君分雖半  
子其祝願計不出于此數言者故次第爲之記以驗其後若以  
簪纓世胄言則衆人之共知以作軒時制言則富者之常事故  
不贅弘治乙卯冬十月二十五日記

新建提督屯種按察分司記

昔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分置衛所各設屯田爲足食足兵計諸  
軍士屬內地者二分操守八分屯種屬邊地者三七分之防有  
警也然天下屯糧有限軍餉所資多出有司之存留與其起運  
獨雲南自沐昭靖王開闢屯田百二十年于茲軍餉皆仰給  
乎此而有司所供者官吏師生俸廩而已雲南屯糧其重如此



初例屯軍人給田二十畝歲給種子月給倉糧及秋成則徵穀五十石繇正統後就所徵退其種子月糧名曰與除止收其穀弱半折米入倉紓軍困也然以舜民嘗所經過考之天下屯軍及總小旗舍餘給田不一輸米四石或六石不過八石獨雲南屯軍輸九石一斗二升總旗七石二斗小旗八石一斗六升田皆限二十畝若軍隻身田一十五畝則輸七石七斗六升餘丁無月糧可除田八畝則輸四石二斗八升八合田或不均糧亦不免兼以厥壤多瘠雖皆不易之田所收實薄二十六衛司所中獨騰衝安寧各止有田糧而無地稅或者其地尤瘠也雲南屯軍其難如此况右後大理臨安金齒諸衛司各有樣田又暨左中前廣南楚雄洱海瀾滄蒙化諸衛各有公田皆屯田撥出之數歲徵稻穀多有稽隱安寧一所官無職田猶少侵歛餘各

有職田以畝計之指揮使一百四十八同知一百二十四僉事一百一十五正千戶七十二衛鎮撫副千戶各六十七百戶四十八所鎮撫試百戶各二十八若都指揮則其數視指揮又加等洪武永樂間官自開荒入冊准俸其後分職既冗撥以屯田因而爲奸得之者盜據以爲私業或賣人規利重復告乞侵斂無已軍民視效隱占盜賣冒稱開墾詭報有司以徼倖稅糧之輕者曾無虛歲所以正統間有職田減半之例近年清理有除豁有司稅糧以復屯田舊額之條然令甲雖嚴而玩法者自若逮夫會計不足餘丁入七分者乃有無田乾認之名蓋樣田天下間有而公田職田獨雲南有之故也雲南屯政其多弊又如此於戲任提督之責者苟欲有所據而拯拯之俾屯糧之額不耗屯軍之力不匱屯政之弊不熾舍卷案冊籍其奚以哉先輩



君子值邊務繁劇往往賢勞他政而不得盡心乎此至於視事亦無處所卷冊散寄於敗筭破篋中以致奸貪惡其害已購於吏胥匿而燬之舜民自成化末以御史謫蒙化衛幕頗知其略茲奉

聖書來倏踰三載所謂卷與冊者蕩然無存日搜月訪所得者僅十二三又慮無所寄著亦徒勞而已此今之分司所以建也初議建于總司中門之東偏贊斯議者同寅憲副三山林君廷珍同郡謝君廷獻憲僉莆田吳君玉甫江陵趙君廷振并研胡君茂之柳陽曹君存之巴郡胡君畏之天彭李君希顏僉以爲可而允之者鎮守大監劉公明遠巡撫都御史張公汝欽巡按監察御史余公誠之也旣而按察使應城西軒陳先生至謂地偏且隘乃出官錫易隙地于長春觀之南去總司不百步而近

財費取諸官帑工役取諸卒伍首事于去年十月及今春亦苟合矣適黔國沐公希召襲爵奉

命世守雲南慎繼乃祖昭靖之志從而玉成之都帥鳴遠仲威二劉君又從而協相之指揮張經千戶方昱百戶王洪董役惟謹迄是月始克落成焉夫古人用民力有可已有不可已魯人改舊貫而爲長府可已者也其修頽宮復闕宮不可已者也今分司豈非頽宮闕宮之類乎故述雲南之屯種所以異乎天下之屯種者刻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弘治戊午冬十有二月望日記

龍飛第一科進士記

寧陵古名邑士風素稱忠義仁厚然自

國朝永樂癸卯士不與科第者凡六十年成化癸卯喬公希仁



始以能經領薦書山川之秀剝而復完所鍾也

皇上登極三年是為弘治庚戌今致政太傅宜興徐先生典會試文衡取士三百既

廷試釋褐謁主司于邸第先生曰諸賢

龍飛第一科進士也當益自勵如唐韓愈宋寇準榜得人以副皇上側席求賢盛心可為三百輩皆唯唯為君實在其列歲辛亥君出宰平陸治行卓異癸丑以內難去丙辰起復得吾婺源聲績視平陸尤著丁巳冬以歷任兩邑滿三載將課績上考功念其生適山川氣運之再盛而其出遇

聖君賢相之一德且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所望列職中外以奠安之者惟吾進士科人物是賴矧當

龍飛第一科乎於是誠書述徐先生之言取

龍飛第一科進士七字俾舜民記之蓋欲接目警心以不忘厥初不替厥後非以侈其名也明年書達滇南舜民軸箋請侍御錫山吳公遜之題其端又請侍御關西謝公汝為暨藩臬僚友佳什以詠之尚未滿卷聞君已奏最擢內臺矣於戲第一之名不可尚也求稱斯名豈但如韓寇二榜哉蓋韓文公舉貞元八年進士在德宗為第五科德宗非能求賢獨賴陸宣公為主司耳韓之道德文章望重山斗固得人矣其次僅一歐陽詹有忠孝情舍二子無知名者而當時乃號龍虎榜寇忠愍舉大平興國五年進士在太宗為第二科太宗求賢雖非德宗比亦中主耳寇之面折廷爭素有風裁與夫李文靖謹重有德望王文正深沉才德鎮服天下張忠定當一面之寄固得人矣舍四子亦無知名者而張乃自詫其榜得人最多我



一社

五宗聖聖繼作養賢百餘年  
皇上以大聖之資求賢於政化維新之日視唐德宗宋太宗相  
去萬萬徐先生又公而明足以遠輩陸公君遭際可謂隆矣使三  
百輩盡如君循名責實一念不懈他日勲望之茂人人足以昭  
當時垂後世豈但如韓寇二榜哉不然人將指之曰此  
龍飛第一科進士也其人物其才節其事業不過如是而已君  
公勤剛直樹立甚偉事事第一以稱斯名有可必者舜民姑記  
之以俟弘治己未冬十月丁酉記

柳溪書院記

柳溪書院者休寧汭川宗姪尚和講學之處也尚和之先自吾  
大畷遷其邑之柳溪傳至叔耕者親及朱夫子之門隱居樂道

號方壺居士學者稱柳塘先生至彥暉者從鄉先正東山趙公  
學士楓林朱公宗先達春坊司直蓉峰公遊洞達性理學者稱  
養晦先生實始居汭川尚和六世祖也其祖存志翁學行尤粹  
嘗建思親亭沒既十年餘尚和講學亭中一夕夢翁以詩詔之  
有此地遷居自柳溪之句既覺奉以告其伯父分軒處士及其  
父維則處士重葺斯亭增以室屋四旁植柳中藏先世遺書若  
千卷請篁墩程內翰題其楣曰柳溪書院示不忘本也養親暇  
則與族之後進相就討論維則處士復置田若干畝以給學者  
尚和欲爲久遠計乃以記見屬夫書院之名非古也三代既降  
庠序之教不修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校宮且不置博  
士弟子員其後諸儒以明經教其鄉者名家甚盛未始以書院  
名唐開元中雖有學士書院乃職署非達之郡國山林也淪及



五代之衰士病無所於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爲群居講習之所上之人就褒表之分以官書惠以祿秩賜以扁榜若宋初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大書院是已好事者或感先聖先賢之故宅遺踪或慕前輩讀書過化之地居位去思之政與夫流寓謫播之鄉莫不各建書院因以祠之率侈其名而無教學之實吾新安文獻郡宋淳祐間郡守韓補建紫陽書院用祠朱夫子理宗書額賜之今移歛庠絃歌不絕元至大間吾婺源考川胡浚氏建明經書院官爲設山長得雲峰胡先生以易名家學者雲集今遺址尚存尚和乃以英妙之資承家學之懿當治教休明庠序興盛之日爲近紹明經遠法紫陽之舉有書可觀有田可贍固無待乎上之人褒表惠賜矣惟在乎所志者大所存者正所擇者精所守者固操存玩索真積力久必也不外一腔而

括天下之理不出一室而通天下之事他日用則爲忠爲良而政事足以及物舍則稱孝稱悌而文章足以潤身見之者皆曰此柳溪書院中之豪傑也此汝川汪氏之多賢也斯爲無愧矣不然徒勞無益也記安足恃哉

### 重修休寧縣忠顯廟記

休寧邑治之東有忠顯廟宋紹興乙亥邑宰莆田吳敦仁所立史書金忠肅先生記之以祀吾祖唐越公之神也昔隋煬弒逆不道天下大亂人得而誅之公以新安豪傑起兵據郡兼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志欲討賊乃從衆請稱吳王以靖一隅比唐高祖登極武德四年遂籍兵民納款高祖嘉其忠因使持節總管六州諸軍事欽州刺史封越國公至貞觀時授左衛白渠府統軍改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又嘗爲九宮留守褒



寵二十餘年及薨郡之父老請祠于廳事西大曆中刺史薛邕  
請遷于烏聊山著于令甲歷代祀之益虔公之神靈亦益顯陰  
有以相于國而福于民宋元累朝追封王號政和中賜廟額曰  
忠顯德祐中改賜忠烈我

太祖皇帝大正祀典又改封唐越國汪公之神從生爵也春秋  
祭祀事同社稷而唐有二誥二主宋有二誥真蹟俱存藏于烏  
聊舜民不肖公之裔孫嘗薰沐謁廟躬展視之今廟乃行祠猷  
承吳宰所署舊額然自紹興以來歷年久基址侵陟殿廡頽塌  
不足以稱祀事弘治丁巳三山李先生文輝繇監察御史謫宰  
是邑謁拜瞻顧欲使新之而難其人謂邑之雲溪曰紹者亦公  
之裔孫也舉以屬之紹於是倡率西門同派諸孫共捐已貲復  
其基輸其稅修造正殿門廡凡三十有四間使神得以憑棲而

爲邑人公祭之所兩旁劊餘屋十有二間以居守者使奉晨昏  
又劊寢室五間使諸孫每於歲首長幼咸萃以祭以拜庶一族  
昭穆不紊以盡追遠之私如工於是歲三月旣冬而落成紹之  
用心可謂孝諸孫亦可謂無忝所生矣使不得神民之主如李  
先生者發其端亦不及此也旣而李先生擢新安貳守神民益  
有所賴紹遣書謂舜民宜有記以示久遠惟公之出處以正在  
隋起兵時所當起所謂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也在武德  
中納款義所當納所謂公用亨于天子者也其在貞觀中褒寵  
之榮禮所當褒所謂康侯用錫馬蓄庶晝日三接者也易之進  
退存亡公得之矣惜乎唐史不明大義雖紀載不沒其實而抑  
揚無據故後世君子若金先生之記暨吾宗忠定丞相龍溪內  
翰正天監丞文節禮書與夫胡雲峰方虛谷諸先輩各有翰墨



極力發揮而汪台符廟記羅鄂州考實程篁墩內翰廟田記尤  
爲明白蓋人徒知公之神靈烜赫響應千古而不知公之生鍾  
山川之正氣其沒也千古此山川則此氣常在如生之日徒知  
公之保障六州功在民社宜其廟食千古而不知公之出處以  
正此其功所以盡美盡善歷千古而不磨李先生剛直詳慎事  
業遠大觀其此舉可謂知公者矣後之來者亦必有感於此弘  
治辛酉春二月丙戌立石

休寧縣新作鼓樓記

休寧故有鼓樓在縣衙前百步許  
國初知縣杜貫道所建歷百二十餘年勢漸以壞弘治己未翟  
侯行簡由翰林檢討來知縣事欲新之而難於勞民未幾市廛  
弗戒于火逼及公署侯叩頭反風滅其焰惟鼓樓及樓前東西

廊燬焉侯嘆曰天其以起廢之功見趣乎不可再緩矣卽上言  
于郡于行臺皆從之乃捐已俸及衷商旅給符之貲鳩工聚材  
而夫力則取之籲詞聽理之隙檄典史嚴君仕達總司會計命  
耆民金萬全汪廷傑等分董其役且相誓于城隍之神以示至  
公富民爭出金帛助之工善吏勤竝手偕作始是歲十有一月  
迄辛酉二月厥功告成寬廣仍舊址爲樓凡十有二楹上置二  
鼓環以窓櫺下跨門道通出入左右立磚壁爲儲峙之所卽志  
所謂鼓樓倉也雄傑高敞倍加于舊又弛餘力以治東西廊及  
縣門東西兩綽楔土地堂三思橋察院門壁陰陽鑿學旌善申  
明亭亦皆煥然一新邑之人翕然瞻仰罔不夸其壯觀其秀而  
有文者競爲詩歌頌之儒學訓導鄒君洪敬輩喜侯之舉事不  
疾不徐上不費官錙下不困民力而其成功之易如此乃具顛



未以記見屬舜民無似嘗謂興作有司之不免然有得已者有  
不得已者若魯之僖公新作南門得已者也其修頽宮復闕宮  
不得已者也今休寧爲徽壯邑鼓樓卽古之麗譙譙亦作噍謂  
樓之華麗而噍噍也初以陳兵而却敵後世施鼓持夜者以應  
更唱蓋邑治所在有倉有庫有狴犴之拘繫有民廬之輻輳特  
設是樓所以定夜漏警更柝節市井之作息而杜奸盜之覬覦  
猶有陳兵却敵遺意其關於政體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旣壞而  
燬作所當作豈得已者哉矧侯於是役所處尤光明正大數月  
間兼及他作能使人無少厭黷視彼不得乎上下而興大役  
起大謗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也侯名敬河東猗氏世家  
性敏學充其爲政廉慎仁厚治行卓爲百城之表大用未可量  
云弘治辛酉中秋日記

紫陽觀憑虛閣記

予少聞郡城南有紫陽山山有紫陽觀爲仙人許宣平發迹之  
所又聞稱朱晦庵先生爲紫陽夫子而未究其義比長伏讀晦  
庵名堂室記始知紫陽新安名山宣平昔之隱君子非仙也韋  
齋先生嘗遊此山而樂之及寓閩中因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  
晦庵遂以名其堂而不敢忘故後之學者合山與人而尊稱之  
耳弘治庚申予不幸丁先母憂讀禮于家明年郡侯幸庵彭先  
生以志事相屬開局觀中始獲登此山以慰景仰先哲素懷又  
獲登其所謂憑虛閣者觀址東向殿堂門廡梯山而上閣又據  
山椒最高處凡十有六楹雄傑明敞幾與山齊試倚闌一眺仰  
則青天白日如臨目睫俯則觀屋參差萬瓦如簇平山前出群  
松如麻遠則大溪之東問政龍井諸山嵐光掩映如在蘆龍之



際謂之憑虛信乎高出塵表不啻蘇長公赤壁之遊之憑虛矣  
一日方道士本初爲余言曰斯閣乃吾近日所創其殿吾徒道  
輔之功也閣之爲費頗鉅犬馬之齒八十有一矣猶幸耳目不  
廢于視聽筋力不倦于躋攀故偕師弟吳本亨日於殿中焚香  
畢卽一登覽朗誦黃庭抱膝危坐有神遊八極之妙斯時也不  
復知此閣在山間亦不復知此身在人間且不知宣平隱居及  
韋齋遊樂時亦有此閣否也幸子寓此又幸乞郡侯爲題其扁  
吾之閣一旦增重矣倘不鄙幸爲記之於戲紫陽古猶今也得  
宣平而名始顯于一鄉得韋齋而名始顯于他郡得晦庵而名  
遂顯于天下後世紫陽固云幸今余之來又獲登此閣以盡一  
山之勝記此言以白三賢之迹紫陽又云幸矣余亦一大幸也  
昔周穆王因尹喜樓觀召幽逸之人居之以爲道士與今方外

之道士異本初本亨獨擅此閣之趣其方外之幽逸者與道輔  
年尚富閣其所固有也弘治辛酉九月望記

義塚記

古者孟春揜骼糞骸後世建漏澤園我

朝建義塚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爲人上者之責  
也然是心人皆有之欲見諸行事顧力之所及何如爾上焉者  
足以及一國及天下下焉者一家之外及一鄉而止苟力足以  
及之而不爲夫豈其本心哉詠於利也歛之環溪朱處士克紹  
自幼負義氣居鄉多爲濟人利物事其葬人喪之不能葬者屢  
矣一旦喟然嘆曰此非久遠計未足以盡吾之心也乃相于汪  
村林捐貲買地一區凡鄉之歿而不能殮者畀之槨或能殮而  
不能瘞者竝收而封之流移之殍及客殂于其鄉者與焉復買



地二畝歲取租入以清明具饌致祭由是無主者有主無祀者  
有祀塚纍纍而松楸鬱鬱使一鄉之中王果無墮棺之嘆伯有  
無爲厲之虞號爲義塚者今三十年矣處士之心非不忍人之  
心乎雖其家素富於財而力足以及一鄉良由其心不誅於利  
故足以有爲也處士年近九十康彊如六十許人特借余宗姪  
節夫謁文將泐之石以訓其後使世守而勿失其用心益深遠  
矣昔人塋一流棺門前之溝忽起爲岸且有荆州之報處士所  
塋者不一而足年雖耄而子孫衆盛他日環溪之岸其有不起  
爲州之貴其有不在子孫乎處士固非望報者天之報處士理  
宜至此姑言之以俟弘治辛酉十有二月望記

富登義衢亭記

歙南富登濱溪有步道俗呼徐田塲險隘崎嶇難行甚里之巨

室朱君士學欲闢之未成事而即世其子祥字尚麟作而嘆曰  
此吾鄉之蜀道也此吾父之齋志也此吾之身之所當關也乃  
捐白金十餘斤命工伐石于山既方且巨輦致其所廣其址而  
疊之惟崇惟厚惟堅惟坦長以丈計者幾二百於是往來者靡  
不嘖嘖稱頌以爲昔也不及山間一兔逕今也介然成四達之  
衢矣斯人也輕財仗義挺然能爲先人之所欲爲如此謂之義  
衢孰云不宜尚麟聞之益自奮發復建一亭于其衢使休憩者  
有所而介其鄉人王君宗植以記見屬王君儒者而假手余拙  
惡足爲斯衢斯亭之輕重哉夫道涂自天地開闢以來人所必  
由古先聖王體國經野罔不視爲急務故堯時已有康衢禹之  
開九州即通九道周官設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平平蕩  
蕩非若後世築甬道通回中通靈山通飛狐開嶠道通子午通



褒斜鑿集津至三門開大庾嶺與駱谷以取一時之捷以徼一方之利者比惟我

太祖高皇帝度越千古舉天下道路責之府州縣佐貳官俾於農隙點視修理一不如律則罪之真古先聖王之用心矣然所急者驛道而已非步道也所用者民之力星火號召潦草塞責畚其高以實其下斬其旁以展其腹而已非必崇厚而堅坦也有如斯衢斯亭之不繇刑驅而不以利沮發於父子義理自然之天而爲鄉人動息無窮之利者乎是則義衢亭之名可謂稱情矣使天下之人皆如尚麟父子則於

聖朝之治化豈小補哉尚麟遊覽江湖吟弄風月雅爲縉紳士所重其他義事類此者猶多觀此亦足以槩之矣弘治辛酉冬十有二月牘記

### 萬松軒記

萬松山在休寧縣南五十里汧川山故多松且接旗山之麓炳靈毓秀鍾於人物宋少師程公懷古實家其下此爲特盛者也國初吾宗養晦先生徙其遺址居之百餘年來松固剪植不一山則屏峙環抱千載如一日先生之後詩禮相承駸駸蕃碩五世孫永義君早失怙讀書好禮克自樹立以拓其世業乃樂是山之端靜愛是松之挺拔而開軒以納其勝扁曰萬松良以生於斯長於斯食其水土以養其氣故其爲人敦厚則似乎山果毅則似乎松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樂而愛之爾群從弟弟子姪有耆壽昂藏領袖鄉黨若山之不崩松之不凋者有秀整多文氣邁江湖若山之峙特松之喬楚者有窮經致用蜚聲庠序若山之可以爲鎮爲塞松之可以爲棟爲梁者所



居莫不有軒亦莫不具此萬松之勝而君獨擅此補君亦萬松  
山下一奇士矣舜民足跡半天下見山松非不多無能稱萬松  
名者惟西之張掖南之雲貴皆有所謂黑松林焉望則擁霧屯  
雲百里無際入則幕天揜日連朝始達不特萬而已謂之萬萬  
可也然中無主人旁無芳村空剩蒼翠誰其盼之今年造君之  
軒對此山與此松而覩此扁則平生所見恍然盡失之矣今而  
後山氣日完松株日茂軒扁日彰而人物日昌以大有可必者  
程公安能專其盛於前哉既數月君來謁記因書此以歸之弘  
治辛酉冬十有二月肫記

明齋記

休寧之陽湖孫君志字道甫一日詣余求記其所謂明齋者余  
詰之曰齋小室也君子之藏修於是乎在中世自李約蕭齋仕

甫高齋而後齋之有扁多矣子獨扁曰明其於藏修之義也何  
居君曰志於道非聖人之教乎吾父母之命名與乎賓之字既  
取諸此矣吾則以爲欲志於道非明不可也所謂先明諸心知  
所徃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是已吾旦夕奉親之暇於是藏焉修  
焉庶幾是扁之接乎吾目警乎吾心時加淬礪以底于成而於  
吾之名與字爲無忝也幸教之勿靳余惟世之齋扁或即景或  
適興或假山水竹木之幽竒能不畔乎道者鮮矣矧有思稱其  
名與字不惟不畔而又知用力之方如君者邪君爲吾新安鉅  
族曾大父慶遠處士嘗出粟六百石賑饑

詔旌其門大父公潤處士尤富於財孝義好善排難解紛所交  
際皆縉紳士父用彰處士讀書好禮克紹先緒余辱愛頗厚不  
謂君以膏粱少俊所操存有如是也夫道不外乎人倫日用常



行間固當明尤當行士庶人居家處鄉事上接下若何而爲孝悌忠信若何而爲禮義廉耻若何而爲積善爲安分爲濟人爲利物慎思審擇一毫不昧所謂明也勇往實踐於既明之後不以勢沮不以私撓所謂行也明之非難而行之爲難明而不行徒明爾鄉先達程允夫以道問學明齋子朱子易以尊德性而爲之銘余于君之明齋非不欲以行齋易之特以大學之明明德明之一字實兼行義故格物致知固明之事而誠意正心脩身亦明之事也君顧是扁求進於大學之道不以明對行而以明兼行不惟無忝於名與字抑亦有光於乃祖乃父矣君遽歛容退用彰處士聞之曰是足以爲記遂爲書之弘治壬戌月日記

世德堂記

堂名世德何知所本也基于燕北黃陂之東構于故汪處士贈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志善扁于其孫邑庠生潮其先與余同出唐越公其派盛於宋簽樞彥及之世而國朝遂昌知縣灌其父延平府學訓導以朝其弟第進士歷知武岡陝二州遷南京工部郎中璿其子晉州判官貞江山縣知縣應義民仕政竝其從子義官芝其從孫也潮與群從泗沂浚竝業舉子遊庠有年駸駸向進出者名實加于上下而遂昌尤以廉著處者惠愛溥于鄉黨而奉直尤以義稱人知其累世所享之隆而不知其累世所修之厚此潮所以扁其堂焉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先儒以爲使凡周之士亦皆世世修德與周匹休堂扁之義固如此書曰世世享德堂扁之義亦未必不如此蓋德者諸福之基惟能世修之斯能世享之修之其本享之



其效也昔人有出則治獄不冤爲將不殺處則道不拾遺鄉稱君子而慶鍾于子孫者是一世修而數世享矣矧世世修而世世享者乎若夫父德在民子雖汰虐而猶賴其福父怨實童子之善未能及人而無以庇其身者此又世德修與不修享與不享之往監也堂構滋久而堂中人事益昌以大宜其有是扁後世升斯堂瞻斯扁尚亦知所務哉潮請記因述此以應之璿字舜幾崇階茂績方陟未已潮字禹勳學行兼粹登庸可立竢堂扁之光余益於是乎屬目弘治壬戌人日

率溪書院記

予嘗爲休寧泮川宗人尚和節夫記其柳溪書院矣時知吾新安郡城南在宋有紫陽書院婺源考川在元有明經書院而已既而纂郡志始知先輩所建不一以休寧言之宋有程文簡公

泰之之西山書院元有汪縣尹作舟之秀山書院汪院判仲玉之尚山書院

國朝成化間又有故程處士希隆之率溪書院皆孤陋所未聞者方竊愧各而處士之孫曾乃以記來屬卷惟爲率溪望族山川之秀鍾於人物者有素曾本名曾杰字師魯幼與兄文杰資性竝穎異處士因建書院延名師俾與族之俊秀講學其中規模宏遠視尋常家塾之訓不同誠吾道之盛事也三十年來曾兄弟學果大進文杰以詩豪寄跡江湖縉紳士多有觀其作而慨未識其面者曾充邑庠弟子員極爲流輩所推其秋舉必以首選期之時雖謫而名益著處士之書院亦云懋矣雖然書院爲講學而建學以明道格物致知非密隱也學以體道誠意正心修身非行怪也學以行道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干祿



也是之謂明能適用之學苟能在家少爲長子弟長而老爲賢父兄居鄉祇行爲善人濟物爲義士交入爲益友出而事君爲良臣爲忠臣爲廉吏爲循吏等而上之若商山則爲院判之有德鄉邦若秀山則爲縣尹之有聲文苑若西山若明經則爲文簡公與胡雲峰之碩學若紫陽則爲朱文公之大儒何莫非道之當然何莫非學之所成何莫非處士書院之功哉不然徒以剽竊補綴記誦詞章爲學資之以釣榮名媒大利則是尋常家塾之不如決非處士書院本意矣昔人有言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文學而渝者也又言學者猶種樹也春毓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修身制行秋之實也諺以是言揭于書院之左壁不無少補至其建之時與制及處士家世之盛行義之篤則有鄉儒若居熙等上築文在予

焉用贅弘治壬戌上元日記

慈養堂記

養親子職之常不足道也然有不得具慶之樂而僅幸偏侍焉者則其心愈謹情愈切而養愈周有出于恒人之外者在已感之以爲幸在人目之以爲孝於是養有堂堂有名乞詩徵記以表其事若程君尚潤慈壽之堂所以奉其母孫孺人者亦可嘉尚也已尚潤世家休寧之率口其先出晉太守元譚宗初蕃碩若故學士篁墩先生寔其近族也其父希大處士不幸早捐館時尚潤年甫十有三母誓志守節極力訓子以不墜其夫君之業尚潤甫長能卓然自立走江湖植門庭敦詩禮隱然有祖父聲光自念早失所怙而幸賴慈訓以有今日故思有以暢其起居而安其食息宜其寒暑而奉其晨昏焉此堂之所由作也謂



之慈則母之德矣。趙春暉謂之養，則子之心直寸草耳。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慈非昊天罔極，養非欲報之德乎？尚潤之爲人子，亦可嘉尚也已。雖然，慈非以加矣。養之道有二焉：口體也，志也。口體之奉固不可缺，而志爲大。曾子之孝，卓乎其難及矣。古今人孝之根於性者，未嘗不同，而曾子之至行，留教萬世者，人之所共聞也。然則尚潤之升斯堂，顧斯名，左右無方，惟志之養而遠，帥曾子之至行，俾母樂其有子，而無未亡之嘆，則真可以出于恒人之外，而副斯堂之美矣。豈不足以爲程氏之孝子哉？尚潤年富而資敏，嘗從學於其族父茂材師魯。他日當有所自立，以顯其親者，姑因師魯之請而記之，以俟弘治壬戌正月望後二日記。

碧峰記

古人以名周人諱名而以字固云。采文後世以居以地以山川以草木以志尚趣好以箴規警戒往往有別號。又采文中之采文矣。雖然文近乎中且近乎儒者之事故，惟賢達君子騷人墨客與江湖之彥山澤之癯則有之。中人以下不及也。若歙環溪朱君祖超廷萃碧峰之號，非所謂以山者，與其爲人淳雅特達富而好禮，嘗負厚貲遨遊淮浙間，交接名士爲時流所重，非所謂江湖之彥者與。蓋君所居之前有峰秀拔碧色如染，朝夕對之，端足以供眺望而靜儀形。古稱新安大好山水，是峰又大好之尤者。君每遇天朗氣清，嶙峋在目，謂可以擬華山之蓮花雲，橫霧靄噴岫迢迹，謂可以擬衡山之芙蓉雨。其下而月其上，謂可以擬天柱之高，俯紅塵而仰絳霄，謂可以擬落鴈之峭。雖徒步異狀而岌然不變，謂九疑之迷眩不足取。雖不出庭除而當



戶分明謂泰山丈人巫山十二廬山五老之險遠不足多君於是峰也可謂樂之不淺矣其爲是號也可謂取之不輕矣夫峰山崑也山宣也山以定氣散生萬物然則君之生本得乎是峰之秀宜其樂而取之以自號也君今而後德與是峰同其高名與是峰同其重壽與是峯同其悠久斯稱乎碧峰之號矣君介余宗從廷祥先生以記見屬余聞君有是峰已非一日特恨未接目爾姑述此以爲後會張本云弘治壬戌九月下旬記

孫田世忠行祠記

余少也聞諸長者知先達程忠壯公靈沈爲吾新安偉人旣成童過篁墩謁世忠廟讀羅鄂州先生願所撰碑記載公在梁以布衣起義拒侯景之亂保全鄉邦歷陟通顯晚屈于陳猶爲佐命上將卒配享高祖廟庭功烈赫然郡志載公早年能殲虜

尤爲鄉人所稱及讀陳書公與其子文季各有傳忠義之蹟歷歷可數史臣稱公父子治兵整肅與衆同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又知公爲天下偉人此故鄉廟食所以千古不泯世忠之額所以見賜於宋寶慶間而

聖朝祀典所以不廢也公子孫散處六邑又益蕃碩莫不各立行祠以供祀事而休寧孫田之裔缺焉近世有浩遠者昉立忠壯會歲時合族爲位而祭于家浩遠沒其子泰亨謂不建祠則無以妥靈而致遠於是倡族出錢收息久乃購地并捐地一畝于所居西北墩上輪材伐石卜築有期不幸疾弗起比易簣猶切切畫式俾諸子終厥志旣踰年是爲弘治庚申其次偉祥率族順昌雲奴等董工造正堂門屋各五間兩廊十間落成于辛酉七月堂之中分三龕中以奉遠祖周忠誠君嬰左以奉始遷新



安之在晉太守元譚右以奉公蓋推公之心以及所自出也其左間祔始遷休寧之祖唐末東密巖將溪右間祔始遷孫田之祖宋處士諸四及本支之祖元處士文慶蓋又因公之祀以及所由分也左廊以奉泰亨蓋建祠本其初志又嘗編家乘有功於其族也皆設主歲三朝則懸遺像合族序昭穆拜堂下越十有三日爲公始生晨又合族割牲致祭製花燈娛神禮畢序坐臥福而退如此者凡五日既又慮無以示後介其姻友語田吳君以傑請記之或曰士庶人祭其先制止高曾祖禰而已今不僭乎余曰禮可義起古之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矧祖功宗德有不可忘爲子孫者義所當祀也或又曰額承世忠專以事公可也今諸祖皆在不泛乎余曰古之禘祫總於太廟分非可比義則不殊矧其諸祖之得祀實因公而推之也於乎是舉也可謂義舉矣孫田之族無忝於爲公之後矣所謂盛德百世祀者非公其孰能之公真偉人矣後之人守而弗替可以尊祖可以睦族可以厚風化雖千萬世可也而今而後云乎哉

徽州府修學記

新安廟學唐以來在城之東北隅宋雖兩徙烏聊山及南園卒還舊處上下千載間創立起廢凡經幾賢守各有名筆紀于貞珉其迹可考也弘治庚申冬幸庵彭先生繇刑部郎中來知府事首謁廟觀殿廡瓦皆缺漏聖賢像及梁棟牆壁績畫皆漫漶星外門持敬內門及省牲所亦皆壞升堂揖諸生幾二百人而學舍僅三十餘間強半僦居他所乃喟然歎曰文公父母邦廟學如是何以供祭而造士嗣是朔望彛禮外恒數日一至考校諸生必先德行後文藝黜侈誕優寒素尤切切於信正氣抑奔



競有志篤而力勤者每公餘又進之郡齋提撕警覺以勗其成  
越明年紀綱既布民政克舉乃與同知三山李公燁通判睢陽陳公  
理推官瓊臺梁公繼議興作遂捐楹榦商符所入鳩工庀材於  
缺者易之漫者飾之壞者葺之既又相于東南拓地長五十丈  
廣七丈移置射圃爲觀德亭三間左右輔舍各二間繚以高垣  
周五十餘雉乃即射圃故址連舊舍闢之通爲棟極者八爲室  
者五十有八室分二間爲間者百十有六戶各南北向標榜置  
號其上四壁及地並甃以磚石舍後爲會饌堂三間堂後爲庖  
湏所復於文公祠間前築觀蓮池北浹爲磚地數丈以廣祭時  
執事者聚立之域學官諸解舍亦並加葺理財不費官帑役不  
困民力凡扁榜皆躬題筆力妙一時於是廟學不惟煥然一新  
而諸生且有肄業之所矣教授三山黃君澍偕僚友咸謂舜民

宜紀其績舜民何人敢當此哉惟昔文公知南康軍五日一詣  
學幾一年乃修學其教學者無他道在乎尊德性道問學兩事  
而已其次第在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此有體有用之學  
也此孔子以求相傳之正學非後世記誦詞章之末學也學者  
誠能用力於此循序漸進大而爲聖賢事業其次爲忠臣爲孝  
子皆自學中出矣其諸科場之捷青紫之榮直緒餘爾幸庵官  
文公之邦所以詣學修學所以教諸生者一以文公爲法如此  
蓋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諸生生文公之邦又遇賢師帥安可  
不知所向以自棄乎幸庵名澤字濟物長沙人世寓金城素以  
忠孝自立爲學爲政皆識其大者在新安未一載嘗修譙樓及  
紫陽書院建清軍督糧理刑三廳及申明旌善二亭皆撤淫祠  
改爲之於民不擾又注意修郡志以續百餘年墜緒修養濟院



立義塚以周無告無所歸之民其績與修學等士風民俗爲之翕然向正他日有成未可量是役也知歛縣事樂清朱君諫與有功焉檢校新昌呂君中器實董其事克贊幸庵之經畫皆可書故併及之弘治辛酉秋九月甲午記

### 永思堂記

龍溪逸人程其姓景昌其名順德其字孝友士也其父仁綱公有才知遇事調儻爲一鄉領袖毋吳孺人淑惠勤儉克稱內助故其家日以盛逸人資稟穎敏蚤有令譽二親鍾愛之遣從余族兄鄉進士應明先生受詩未卒業而孤時二弟景暉景賜尚幼其父所欲爲多賚志未就者逸人無復用世意乃偕其兄景昂昕夕汲汲思繼父志完集其基址鼎創其居室畢二弟之娶追復祖墓之湮毀者逸人之功爲多既又從其宗人篁墩學士

修統宗譜以敦水木本源之義重惟親恩罔極有不可忘復創堂居側以奉嚴慈遺像歲時忌日則致奠其事亡如存之心迄二十餘年如一日也余族祖行君錫先生造其堂而重其爲人因扁之曰永思且爲徵記余嘗愛下武之詩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其三四章皆曰永言孝思其五六章皆曰受天之祜蓋永思者受祜之本受祜者永思之効詩人所謂善於言孝矣逸人有家武王有天下固非等倫思之大小祜之隆殺相去亦遠然必有其本而後有其効其爲孝一也斯堂之扁非探本之論與若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與夫爲善思貽令名爲不善思貽羞辱者皆人子所當思也所謂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者皆有家所當思也逸人之永思亦必不外乎此第余繡溪之汪與龍溪之程村非



朱陳婚姻則世世如朱陳而余隨牒仕路竟未能一升斯堂爲可慨爾故於其崇庠之制落成之歲月不及致詳而特述所扁之義如右云弘治壬戌冬十有一月下旬記

### 三松堂記

休寧之由潭吳公廷輝門有三松號三松主人余先大理右寺正從兄守貞嘗爲之記矣先左布政使族叔希顏又嘗爲之扁其堂弘治辛酉余謁之飲于堂上三松蔚然真如五大夫參拱于前者公因以記見屬余平生見松廣矣以文字談松亦多矣然未有如公之三松者其蔕也皆可百年其大也皆可十圍其高也皆可七八尋其幹皆挺直不屈其膚皆龜拆漏雨其枝葉皆倒生若太谷之栢遠望之亭亭如三偃蓋白鷺群集飛鳴不時又如三峰積雪狀於戲世之松大壑深林中有一若此亦云

奇矣矧有三乎矧萃于一門而堂之高明弘厥又足以納其勝乎是誠一大奇也公性坦然而三松之直氣宇則偉然如三松之昂藏居鄉處事則毅然如三松之剛而不屈至於承世澤之隆致賞業之盛垂詩禮之緒則又鬱然如三松之盤入地聳層霄而餘蔭之盛足以覆下矣他日壽濟期頤領首斯堂之上豈不頎然如三松之茂也哉大率由潭之山阜川原寬博深厚故其秀氣鍾於人與物者如此古之愛松者若杜甫之四松鄭薰之七松視公不爲多陶淵明之孤松崔斯立之二松視公不爲少亦各樂其所有而已至於取之以爲堂扁則公之所獨也公及在堂諸客聞余言皆曰是可以爲記余曰未也既明年族弟庠生遠謂余曰公三乎時暘時憲時智皆俊秀穎敏每昕夕拜堂下侍左右森然如三松之喬楚將來或隱或仕亦如三松足



為辨利柱石有可必者然則斯堂之扁其不猶三槐之可徵乎  
余因記之以俟遠字大之布政叔之子公之婿也弘治壬戌春  
正月下旬記

### 晴旭樓記

歙鉅族靈山方氏有處士興滿者勤儉創業以立其家非常流  
也嘗即居側橋頭建層樓為燕適延賓之所篁墩程學士為之  
扁曰晴旭其子珍等善繼先志一日因其姻彥許進士舜卿以  
訖見屈余詰之曰旭日方出也樓其東向乎曰否也倍北峰而  
面南澗東其左矣又詰之曰晴旭者陰雨之對也有陽必有陰  
亢陽不為過乎曰非是之謂也禮不云乎升高明遠眺望惟陽  
則其明始遠矣於戲樓扁之義如是而已哉豈墩必有意存焉  
夫天地一陰陽陽以生物陰以成物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矣然

陽高而陰卑也陽明而陰暗也陽剛而陰柔也陽健而陰順也  
故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小人而外  
君子則為否日者陽之精日之方出非陽之初乎晴者陽之舒  
日出而晴非陽之至乎不徒曰旭而曰晴旭則自昧爽以至大  
還皆陽矣以方位言南離陽也北坎陰也樓之面南非有得於  
陽之高明剛健乎時果晴旭而居之則八窓洞闢靈耀流輝生  
物滿前嘉賓時集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固有之矣時或  
陰雨而居之則高明之體不易剛健之德不渝雖不覩晴旭而  
晴旭之景常在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胷中亦自若也惟  
居是樓者顧是扁而思是義可焉舜卿乃曰雨暘貴時若也晴  
又必閔雨然人之情晴則舒暢晴稍久猶不生厭心雨過三日  
則目為霖而苦之意是晴旭者又人之所喜也處士父子有是



樓成得美政之扁又聞先生之義將與古之朝日樓晨輝樓者  
同垂其名於不朽矣遂索筆書以歸之弘治壬戌人日記

一鑑亭記

予一日坐靜軒誦朱子觀書有感之詩其曰半畝方塘一鑑開  
言天君之洞微也其曰天光雲影共徘徊言萬理之昭融也其  
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則又推本其所自而言  
之也朗吟數過愛其義之精味之長而不忍釋從子明金歸自  
歙之唐模許氏家塾詣軒中再拜請曰許固世交而宗賜處士  
又見知於叔父者嘗聞地居側鑿池可半畝池中為臺分其前  
為大池一後為小池二臺之上備一亭為登眺所欲問名於叔  
父其謂之何予曰異哉處士之亭其有合於朱子之詩乎何  
之請會逢其適也名之曰一鑑可已明金謂許曰斯名也正

處士之所擬而不敢者也處士當閒暇時逍遙其間或觀書或  
吟詩或鼓琴端坐或携客同賞顧瞻前後池水清澈天光耿耿  
雲影潑潑足以豁其心目而怡其性情真有一鑑之在前者  
叔父既名之矣敢請遂為之記予曰未也汝之言知其甚而未知  
其二得其猶而未得其精也斯亭之趣顧如是而已哉朱子之  
詩亦豈如是之謂哉處士於日用常行之際其必倍加涵養務  
使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而靈府瑩然無少權蔽則所謂一鑑之  
開天光雲影之徘徊與源頭活水之來者不于其池而于其心  
矣處士明敏特達遊遍江湖而有造於斯亭之樂其趣固不几  
然必進乎朱子之義而後始無愧於斯亭之名也明金遂請書  
以復之弘治癸亥三月之吉







正